

學
七

述

醫述卷二

醫學溯源目錄

望色

聆音

辨脈

審證

治法

醫則

病箴

醫述卷二 醫學溯源

新安杏軒程文固觀泉輯

弟文曉綺蘭
文荃春圃校

望色

經義

望而知之謂之神。○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謂之難已。○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枯萎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赤欲如白裏朱。不欲如赭。白欲

如鵝羽。不欲如鹽。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
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
青如草滋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焰者死。赤如駁血
者死。白如枯骨者死。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
如蠣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肺熱病
者。色白而毛敗。心熱病者。色赤而絡脈溢。肝熱病者。色
蒼而爪枯。脾熱病者。色黃而肉蠕動。腎熱病者。色黑而
齒槁。○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
不死也。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
目青。皆死也。素問

黑色出於天庭。大如拇指者。必不病而卒死。赤色出於

兩顴大如拇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額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靈樞

哲言

鼻頭色青。腹中痛苦冷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中有寒。色白亡血。設微赤。非時者死。又色青爲痛。色黑爲勞。色赤爲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金匱

人之五官百骸。骸而存者。神居之耳。色者。神之旗也。神旺則色旺。神衰則色衰。神藏則色藏。神露則色露。帝王之色。龍文鳳彩。神仙之色。嶽翠山光。榮華之色。珠明玉

潤壽耆之色。柏古松蒼。乃至貧夭之色。重濁晦滯。枯索
塈黧。莫不顯呈於面也。○察色之妙。全在察神。血以養
氣。氣以養神。失睡之人。神有饑色。喪亡之子。神有呆色。
氣索自神失所養耳。喻嘉言

赤屬心。深赤色堅。稟多火也。赤而膚堅。營血充也。微赤
而鮮。氣虛有火也。赤而索澤。血虛火旺也。赤爲火色。祇
慮津枯血竭。無虛寒之患。大抵火形之人。未有多溼者。
卽有痰嗽。亦燥氣耳。○面赤多熱。而有表裏虛實之殊。
午後面赤爲陰火。兩顴赤色如妝。爲陰火亢極。雖愈必
死。○黃屬脾胃。黃而肥盛。胃有痰溼也。黃而枯瘦。胃有
火也。黃而色淡。胃虛也。黃而色暗。津液耗也。其虛實寒

熱之機。又當以飲食便溺消息之。○白而淖澤。肺胃充也。肥白綿稟。氣虛有痰也。白而消瘦。爪甲鮮赤。氣虛有火也。白而不澤。爪甲色淡。肺胃虛寒也。白而微青。臂多青脈。氣不統血也。若兼爪甲色青。則爲陰寒之證。白爲氣虛之象。縱有火熱。皆爲虛火。無實熱之理。○蒼黑屬肝與腎。蒼而理粗。筋骨勞勦也。蒼而枯槁。營血涸也。黑而肥澤。骨髓充也。黑而瘦削。陰火內戕也。蒼黑爲下焦氣旺。雖犯客寒。亦蘊爲熱。無虛寒之候。張路玉

凡人病見青黑諸色者凶。惟黃色爲吉。黃爲胃氣。故面黃者不死。然必黃而有神乃可。若久病枯黃。豈有生乎。

色赤爲熱。人所易知。然有寒鬱而赤者。經云太陽司天。
寒淫所勝。民病面赤。又當治以熱劑。金匱直指。

面色黃中見青。肝木乘脾土也。用四君湯加升柴治之。

吳篁池

凡診病不知察色之要。如舟子不識風汎。動罹覆溺。鹵莽籠疏。醫之過也。醫門法律

聆音

經義

聞而知之者謂之聖。○視喘息聽音聲而知病所苦。○肝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心在音爲徵。在聲爲笑。脾在音爲宮。在聲爲歌。肺在音爲商。在聲爲哭。腎在音爲羽。在聲爲呻。素問

哲言

病人語聲寂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頭中病。○吸而微數者。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卽愈。虛者不治。在

上焦者其吸促。在下焦者其吸遠。此皆難治。呼吸動搖。
振振者不治。金匱。

聲者氣之從喉舌而宣之於口者也。新病之人聲不變。
小病之人聲不變。惟久病苛病。其聲乃變。迨聲變。其病
機顯呈而莫逃。所可聞而知之者矣。古人聞隔垣之呻
吟。未見其形。先得其情。若精心體驗。積久誠通。如瞽者
之耳偏聰。豈非不分其心於目耶。喻嘉言。

肝爲呼。心爲笑。脾爲歌。肺爲哭。腎爲呻。此聲之可知者
也。肝爲角。心爲徵。脾爲宮。肺爲商。腎爲羽。此音之不易
知者也。方土不同。語言分別。五音未有不相混者。何從
窺其病而別之乎。然常者不易辨。而變者則可辨。人有

生平並未離鄉。而大病忽作他處方言者。則病情之所由見也。不病時五音難別。方病時五音不難別。以其病在一藏。則一藏之音多。諦聆之而自審也。或一藏之音全無。則一藏已絕。其爲病亦彰矣。五音之可辨者。喉音宮。舌居中。卽鼻音 齒音商。開口張。舌音角。舌縮卻。齒音徵。舌點齒。脣音羽。口撮聚。五音如笙簧然。何音啞。則簧之壞在何孔。○脾虛者。惡聞木聲。心虛者。惡聞鼓聲。肺虛者。惡聞金聲。腎虛者。惡聞人聲。肝虛者。惡聞啾唧之聲。

醫參

喘粗氣熱爲有餘。喘急氣寒爲不足。息高者。心肺之氣有餘。吸弱者。肝腎之氣不足。怒罵冤苦者。肝逆氣抑也。

鼻塞聲重噴嚏者。風寒未解也。言語輕遲短促者。中氣虛也。呻吟者。痛也。噫者。脾困也。噯者。胃不寬也。實噯聲長而緊。得噯則快。虛噯聲短而促。得噯雖鬆。不覺其快。噯冷氣者。胃寒也。嘔酸苦者。肝火也。自言死者。元虛也。喜言食者。胃火也。言家私者。心慮少睡也。言負德者。肝鬱多怒也。乾咳無痰者。胃中伏火也。譖語收財帛者。元氣竭也。狂言多與人者。邪氣實也。四診抉微

凡聞聲不能分呼笑歌舞哭呻。以求五臟善惡。五邪所干。及神氣所主之病者。醫之過也。○凡辨息不分呼出吸入。以求病情。毫釐千里。醫之過也。○凡聞聲不別雌雄。長短。出於三焦何部者。醫之過也。醫門法律

辨脈

脈原

脈者幕也。如幕外之人而欲知幕內之事也。朱丹溪

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脈者所以主宰營衛。而不可須臾失也。從月從永。謂此可永歲月也。古脈字從血從辰。所以使氣血各依分派。而行經絡也。○折一臂瞽一目而不夭。脈少變則病患隨之。可不慎哉。醫學入門

脈乃血派。氣血之先。血之隧道。氣息應焉。其象法地。血之府也。心之合也。皮之部也。資始於腎。資生於胃。陽中之陰。本乎營衛。營者陰血。衛者陽氣。營行脈中。衛行脈

外脈不自行。隨氣而至。氣動脈應。陰陽之義。氣如橐籥。
血如波瀾。血脉氣息。上下循環。崔紫虛

經絡者脈之道路。動見者脈之徵驗。乃營氣之精。專行
於經隧而攝乎內外者也。血與氣異體。得脈而同化。衛
與營各行。得脈而相應。故脈之中。陰陽統焉。然則脈與
血氣。分之爲三。可合之爲一也。謂營氣卽脈可也。鄒丹源
脈之動。非筋動也。乃血氣依經而行。衝開道路。往來不
息。故如此動。世醫以脈動卽筋動。大差。如伏脈伏於筋
之下。須以指推開筋。切而得之。此亦可以證脈之非筋
也。汪寅谷

診法

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持脈有道。虛靜爲保。素問

如臨深淵。如望浮雲。胸中了了。指下難明。扁鵲

初持脈時。令仰其掌。掌後高骨。是謂關上。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陽寸陰尺。先後推尋。崔紫虛

初學切脈。覆藥羅畫三部於絹上。教者襯以琴絃驗絃。以小粟驗滑。以刮竹痕驗濬。以截葱管驗芤。以敗絮驗濡。令學者輕重按之。消息尋取。會意指法。久久自真。韓

飛霞

人之形體各有不同。則脈之來去因之亦異。不可執一

說以概病情也。身長之人。下指宜疏。身短之人。下指宜密。北方之人。每見實強。南方之人。恆多軟弱。少壯之脈。多大。老年之脈多虛。醉後之脈常數。食後之脈常洪。室女尼姑多濡弱。嬰兒之脈常七至。故經曰。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死。吳鶴皋

凡察脈。須識上下來去至止六字。不明此六字。則陰陽虛實不別也。上者爲陽。來者爲陽。至者爲陽。下者爲陰。去者爲陰。止者爲陰。上者自尺部上於寸口。陽生於陰也。下者自寸口下於尺部。陰生於陽也。來者自骨肉之分。而出於皮膚之際。氣之升也。去者自皮膚之際。而還於骨肉之分。氣之降也。應曰至。息曰止也。○診脈之道。

須調平自己氣息。男左女右。先以中指定得關位。卻齊下前後二指。初輕按以消息之。次中按以消息之。次重按以消息之。然後自寸闢至尺。逐部尋按。一呼一吸。脈行四至爲率。閏以太息。乃爲平脈。其有太過不及。則爲病脈。看在何部。卽以其部斷之。○診脈之際。病人臂長則疏下指。臂短則密下指。三部之內。大小浮沈遲數同等。尺寸陰陽高下相符。男女左右強弱相應。四時之脈不相戾。命曰平人。其或相背。皆病脈也。○取脈之道理。各不同。形狀非一。夫脈之來。必不單至。如曰浮而弦。浮而數。沈而緊。沈而細之類。將何以別之。大抵不出浮沈遲數滑濇之六脈也。浮沈之脈。輕手重手而取之。遲數

之脈。以己之呼吸而取之。滑濇之脈。則察夫往來之形也。浮爲陽。輕手得之。而芤洪散大長濡弦皆是也。沈爲陰。重手得之。而伏石短細牢實皆是也。遲者一息二至。而緩結微弱皆類也。或曰滑類乎數。濇類乎遲。然脈雖相似。而理則殊也。蓋遲數以呼吸察其至數。滑濇以往來察其形狀。數爲熱。遲爲寒。滑爲血多。濇爲血少。所謂提綱不出乎六字也。○持脈之要有三。曰舉。曰按。曰尋。輕手循之曰舉。重手取之曰按。不輕不重委曲求之曰尋。○凡診先以三指齊按。所以察其大綱。如陰陽表裏上下來去長短溢覆之類是也。後以逐指單按。所以察其部分。每部下指。先定經脈時脈。以審胃氣。分其表裏。

寒熱虛實。辨其氣分血分。陰陽盛衰。藏府所屬。浮候中候沈候以消息之。斷病何部異於衆脈。便屬此部有病。候其盛衰以決之。滑伯仁

診法多端。全憑指法捷取。蓋人之中指上兩節長。無名食指上兩節短。參差不齊。若按尺排指疏。則踰越一寸九分之定位。排指密。又不及寸。關尺之界分。齊截三指。斯中指翹出。而節節相對。節無不轉。轉無不活。此別左右。分表裏。推內外。悉五層。候浮中沈三指法也。以中指並齊食指去無名指。以中指並齊無名指去食指。亦節無不轉。此衡寸口。權尺中。齊上下。推下上。推上下。均前後。兩指法也。至若左人迎。右氣口。候十二藏府定位。如

以右食指切左寸。藏心府小腸。右中指切左關。藏肝府膽。右無名指切左尺。藏腎府膀胱。如以左食指切右寸。藏肺府大腸。左中指切右關。藏脾府胃。左無名指切右尺。藏命門府三焦。此遵古診法。惟兩寸不可。依此當遵前條經文。咸用指端舉按別

藏別府。此單指法也。雖可三指並齊。及其定位。專指舉按。固得其真。不若獨指之無牽帶。別有低昂也。第惟食指肉薄而靈。中指則厚。無名指更厚且木。是必指端稜起如線者。名曰指目。以按脈中之脊。無論洪大絃革。卽細小絲微。咸有脊焉。如目之視物。妍醜畢具。故古人稱診脈曰看脈。意可想矣。每見惜指甲之脩長。用指厚肉分。或指節之下。以憑診視者。不啻目生頸腋胸臆矣。○

脈狀多端。全憑診法。以十則爲提綱。而衆目攝焉。如舉形體之則。以大小爲綱。曰肥。曰洪。曰散。曰橫。曰絃。曰革。皆大目矣。曰弱。曰瘦。曰細。曰微。曰纖。纖如蜘蛛絲。皆小目矣。如舉至數之則。以遲數爲綱。曰急。曰疾。曰緊。曰搏。曰躁。曰喘。曰促。曰動。曰奔越無倫。皆數目矣。曰緩。曰脫。曰少氣。曰不前。曰止。曰歇。曰停。曰代。曰結。曰如瀉漆之絕者。皆遲目矣。如舉往來之則。以滑濇爲綱。曰利。曰營。曰啄。曰翕。曰章。曰連珠。曰替。替然。皆滑目矣。曰緊。曰滯。曰行遲。曰爲不應指。曰參伍不齊。曰往來難且散。曰如雨淪沙。曰如輕刀刮竹。皆濇目矣。如舉部位之則。以長短爲綱。曰慄。曰高。曰涌。曰端直。曰條達。曰上魚爲溢。皆長

目矣。曰抑。曰卑。曰不及指。曰入尺爲覆。皆短目矣。如舉按之則以浮沈爲綱。曰盛。曰毛。曰泛。曰芤。曰如落榆莢。曰肉上行。曰時一浮。曰如水中漂木。曰聳聳如羹上肥。皆浮目矣。曰潛。曰堅。曰伏。曰過。曰減。曰陷。曰獨沈。曰時一沈。曰如綿裹砂。曰如石投水。皆沈目矣。盧子由

上古以三部九候決死生。是遍求法。以人迎寸口趺陽辨吉凶。是扼要法。自難經獨取寸口之說行。而人迎趺陽不參矣。脈理大綱。不外陰陽十種。陰陽配偶。惟見五端。浮沈是脈體。大弱是脈勢。滑濇是脈氣。動弦是脈形。數遲是脈息。不得概以脈象視之。脈有對看法。有正看法。有反看法。有平看法。有變看法。有徹底看法。如有浮

卽有沈。有大卽有弱。與滑濇遲數合之於病。則浮爲在表。沈爲在裏。大爲有餘。弱爲不足。滑爲血多。濇爲氣少。動爲搏陽。弦爲搏陰。數爲在府。遲爲在藏。此對看法也。如浮大動數滑。脈之有餘者名陽。沈濇弱弦遲。脈之不足者名陰。此正看法也。當知其中有陰陽勝復之病機。夫陰陽之轉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其始也。爲浮爲大爲數爲動爲滑。其繼也。反沈反弱反弦反濇反遲。此是陽消陰長之機。其始也。爲沈爲弱爲弦爲濇爲遲。其繼也。微浮微大微數微動微滑。此是陽進陰退之機。皆病爲欲愈。此反看法也。浮而更兼大動滑數之陽脈。是爲純陽。必陽盛陰虛之病矣。沈

而更兼弱濇弦遲之陰脈。是爲重陰。必陰盛陽虛之病矣。此爲平看法。如浮弱浮濇浮弦浮遲。此陽中有陰。其人陽虛。而陰氣伏於陽中。將有亡陽之變。當以扶陽爲急務矣。如沈大沈動沈滑沈數。此陰中有陽。其人陰虛而陽邪下陷於陰中。將有陰竭之患。當以存陰爲深慮矣。此爲變看法。如五陽之脈體雖不變。若始之有力。終之無力而微。知陽將絕矣。五陰之脈喜變爲陽。若忽見五陽之狀。是陰極似陽。此反照不長。餘燼易滅也。是爲徹底看法。更有真陰真陽看法。凡陰病見陽者生。陽病見陰者死。成註只據傷寒說。觀凡字。知脈法不專爲傷寒而言。陽脈指胃脘之真陽。經謂二十五陽者是也。陰

病見陽脈。是胃氣未傷。故主生。經云。別於陽者。知病起時也。陰脈指五藏之真陰。因胃脘之陽不至於手太陰。五藏之真陰來見。是脈無胃氣。故見陰主死。經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也。要知沈濇弱弦遲。是病脈。不是死脈。其見於陽病最多。陽病見浮大動數滑之不休。卽是死脈。陰病見浮大動數滑之脈。每見陰極似陽。未必卽可生之機也。若真藏脈至。如肝脈之中外急。心脈堅而搏。肺脈浮而大。腎脈如彈石。脾脈如距喙。皆反見有餘之象。豈可以陽名之。經曰。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則又不得以遲數論陰陽矣。

柯韻伯

部位

尺內兩傍。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
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上附上。
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
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
腹腰股膝脛足中事也。素問

按本篇內外二字。註云內側外側。夫曰內外側者。必脈
形扁闊。或有兩條者乃可。若謂診者之指側。則本篇文
義。乃舉脈體而言。且診者之左外。則病之右手也。當言
候胃。不當言候肝矣。於義不通。觀易卦六爻。凡畫卦者。
自下而上。上三爻爲外卦。下三爻爲內卦。則其上下內
外之義明矣。又有以浮取爲外。沈取爲內者。於義亦通。

心肝居左。脾肺居右。腎與命門居兩尺部。寸候胸上。關候鬲下。尺候於臍下至足踝。左以候左。右以候右。病隨所在。不病者否。

崔紫虛

切脈必先凝神。如學射者。先學不瞬。自爲深造。庶乎得心應手。夫豈一蹴可幾。然必下指部位分明。盡破紛紜。坦然由之無疑。乃有豁然貫通之日。否則徒以三指一按。虛應故事。可鄙孰甚。且如心與小腸同診。肺與大腸同診。識者咸共非之。不知此可以論病機。如心移熱於小腸。肺移熱於大腸之類。不可以定部位也。小腸當候於右尺。以火從火也。大腸當候於左尺。以金從水也。三

焦屬火。亦候於右尺。膀胱屬水。亦候於左尺。一尺而水火兩分。一藏而四府兼屬。乃天然不易之至道。若二腸濁陰之最。乃與心肺同列。混地獄於天堂可乎。豈有濁氣上干。三焦交亂。尚可稱爲平人乎。余午亭

人迎

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顱。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靈樞

任脈之側開二寸。卽足陽明胃經也。其在頸之穴名曰人迎。夾結喉兩旁一寸半。乃腹部第二行次之脈也。馬

按人迎氣口之脈。本皆經訓。但人迎爲足陽明之脈。不可以言於手。氣口總手太陰而言。不可以分左右。如動輸本輸經脈等篇。明指人迎爲結喉旁胃經動脈。蓋上古診法有三。一取三部九候。以診週身之脈。一取太陰陽明。以診陰陽之本。一取左右氣口。以診藏府之氣。然則人迎。自有其位。脈經乃扯人迎於左手。而分氣口於右手。不知何據而云然。愚初惑之。及見綱目釋云。人迎在結喉兩旁。足陽明之脈也。又見龐安常論脈曰。何謂人迎。喉旁取之。近見徐東臯曰。脈經謂左手關前一分爲人迎。誤也。若此數君已覺吾之先覺矣。

類經

氣口寸口

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素問

一難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難經

按寸口氣口脈口之義。歷考經文。乃統兩手而言。非獨指兩寸爲寸口。右手爲氣口也。肺主諸氣。氣之盛衰見於此。故曰氣口。肺朝百脈。脈之大會聚於此。故曰脈口。

脈出太淵。其長一寸九分。故曰寸口。是名雖三。而實則手太陰肺經一脈也。王叔和未詳經旨。突謂左爲人迎。右爲氣口。以致後人俱指兩寸爲寸口。右關爲氣口。而不復知統兩手而言矣。景岳全書

寸關尺。輒名心脈。肺脈。肝脈。脾脈。腎脈者非也。此手太陰肺經之動脈。分其部以候他藏之氣耳。李時珍曰。非五藏六府所居之處也。脈行始於肺。終於肝。而復會於肺。肺爲氣所出入之門戶。故名曰氣口。而爲脈之大會。以占一身焉。吳草廬

三部九候

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上部。有中部。有下部。各有三

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素問

脈有三部九候。各何所主之。然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上部法天。主胸以上至頭之有疾也。中部

法人。主膈下至臍之有疾也。尺爲下部。法而應乎地。主臍下至足之有疾也。難經

又有九候。舉按輕重。三部浮沈。各候五動。崔紫虛

按三部九候。內經明指人身上中下之動脈。蓋上古診法。於人身三部九候之脈。各有所候。以診諸藏之氣。而鍼除邪疾。非獨以寸口爲言也。如仲景脈法。上取寸口。下取趺陽。是亦此意。觀十八難曰。三部者寸關尺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乃單以寸口而分三部九候之診。後世言脈者。皆宗之。雖亦診家捷法。然非軒岐本旨。學者當并詳其義。類經

七 診

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

素問

七診者。獨大獨小。獨遲獨疾。獨寒獨熱。獨陷下也。內經吳

註

愚按。七診之法。本出此篇。而勿聽子謬謂七診者。診宜平旦一也。陰氣未動二也。陽氣未散三也。飲食未進四也。經脈未盛五也。絡脈調勻六也。氣血未亂七也。夫此七者。焉得皆謂之診。後世謬傳。失其本原。是真可以勿聽矣。類經

呼吸至數

人一呼吸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

太息。命曰平人。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痺。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疏乍數曰死。素問

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靈樞

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也。其脈在中。○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

行六寸。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于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亦二十五度。爲一周也。○脈來一呼再至。一吸再至。不大不小。曰平。一呼三至。一吸三至。爲適得病。前大後小。卽頭痛目眩。前小後大。卽胸滿短氣。一呼四至。一吸四至。病欲甚。脈洪大者苦煩滿。沈細者腹中痛。滑者傷熱。濇者中霧露。一呼五至。一吸五至。其人當困。沈細夜加。浮大晝加。不大不小。雖困可治。其有大小者。爲難治。一呼六至。一吸六至。爲死脈也。沈細夜死。浮大晝死。一呼一至。一吸一至。名曰損人。雖能行。猶當着牀。所以然者。氣血皆不足故也。再呼一至。再吸一至。名曰無魂。無魂者。當死。

也。人雖能行。名曰行尸。○脈有損至。何謂也。然至之脈。
一呼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奪精。五至曰死。六
至曰命絕。此至之脈也。何謂損。一呼一至曰離經。二呼
一至曰奪精。三呼一至曰死。四呼一至曰命絕。此損之
脈也。難經

按代脈之義。自仲景叔和俱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
而復動。脈代者死。又曰脈五來一止。不復增減者死。經
名曰代。故王太僕之釋代脈。亦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
也。自後滑伯仁因而述之。故後世以結促代並言。均目
之爲止脈。豈足以盡其義哉。夫緩而一止爲結。數而一
止爲促。其至則或三或五或七八至不等。然皆至數分

明。起止有力。至於代脈之辨。則有不同。如宣明五氣篇曰。脾脈代。邪氣藏府病形篇曰。黃者其脈代。皆言藏氣之常候。非謂代爲止也。又平人氣象論曰。長夏胃微弱。弱曰平。但代無胃曰死者。乃言胃氣去。而真藏見者死。亦非謂代爲止也。由此觀之。則代本不一。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乃至數之代。卽本篇所云者是也。若脈本平。而忽強忽弱者。乃形體之代。卽平人氣象論所云者是也。又若脾主四季。而隨時更代者。乃氣候之代。卽宣明五氣等篇所云者是也。凡脈無定候。更變不常。則均謂之代。但當各因其變。而察其情。設不明此。非惟失經旨之大義。卽於脈象之吉凶。皆茫然莫知所辨矣。烏足

以言診哉。類經

神力

診脈。以有力無力二者爲分辨。人皆知之。至於有力中求無力。無力中求有力。非上智莫能察也。有力中求無力。則無力者。乃其真元虛弱。而有力者。火搏之。則然。非本體之實也。無力中求有力。則有力者。乃其真元稟厚。而無力者。乃胃氣暫失所養。則然。非本體之虛也。此所謂因其形似而求之真僞者也。余傳山

脈有力而無神者。亦有無力而有神者。蓋有神無神。非卽以有力無力論也。如以有力卽爲有神。無力卽爲無神。則凡脈之弦勁勒指者。可爲有神。而許以生乎。脈

之和緩。耎弱者。可爲無神。而斷以死乎。蓋有餘之證。脈須有力。而有力之中。又貴有神。不足之證。脈宜無力。而無力之中。全在有神。數語爲診家之扼要也。己任篇

求脈之道。當以有力無力辨陰陽。有神無神察虛實。和緩者。乃元氣之來。強峻者。乃邪氣之至。○病自陽分傳入三陰者。俱是脈沈。妙在指下有力無力中分。有力者。爲陽。爲實。爲熱。無力者。爲陰。爲虛。爲寒。景岳全書

脈之不病。其神不言。當自有也。脈既病。當求其神之有無。如六數七極。熱也。脈中有力。卽有神也。三遲二敗。寒也。脈中有力。卽有神也。熱而有神。當泄其熱。則神在焉。寒而有神。當去其寒。則神在矣。若寒熱之脈。無力無神。

將何恃而泄熱去寒乎。苟不知此。而遽泄去之。神將何依。經曰。脈者血氣之先。又云。血氣者人之神。可不察其有無乎。王好古

胃氣

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弦多胃少曰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甚曰今病。○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長夏胃微稊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稊弱有石曰冬病。弱甚曰今病。○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

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毛而有弦曰春病。弦甚曰今病。
○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石
而有鉤曰夏病。鉤甚曰今病。素問

博約

凡脈。博之則二十七種。約之則浮沈遲數滑濇細大爲
八要。又約之則爲浮沈遲數。又至約則爲浮中沈。是知
浮沈遲數四脈。真千古要訣也。醫學入門

六經脈體

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沈。
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

經言。少陽之至。乍大乍小。乍短乍長。陽明之至。浮大而短。太陽之至。洪大而長。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沈短而敦。難經

時脈

春日浮。如魚之遊在波。夏日膚。泛泛乎萬物有餘。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脈從四時。謂之可治。脈逆四時。爲不可治。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沈濇。命曰逆四時也。素問

經言。春脈弦。夏脈鉤。秋脈毛。冬脈石。是王脈耶。將病脈也。然弦鉤毛石者。四時之脈也。春脈弦者。肝東方木也。

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之來。濡弱而長。故曰弦。夏脈鉤者。心南方火也。萬物之所茂。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之來。疾去遲。故曰鉤。秋脈毛者。肺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之來。輕虛以浮。故曰毛。冬脈石者。腎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也。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之來。沈濡而滑。故曰石。此四時之脈也。難經

診脈須要先識時脈。胃脈與藏府平脈。然後及於病脈。

滑伯仁

時脈者。謂春三月俱帶弦。夏三月俱帶洪。秋三月俱帶浮。冬三月俱帶沈。藏脈平。胃脈又應四時。乃無病也。反

此病矣。太過病在外。是外感邪氣也。不及病在中。是內傷正氣也。張三錫

按前後諸篇。皆以春弦夏鈎秋毛冬石。分四季所屬者。欲在明時令之脈。不得不然也。然脈之迭見。有隨時者。有不隨時者。故或春而見鈎。便是夏脈。春而見毛。便是秋脈。春而見石。便是冬脈。因變知病。圓活在人。故有二十五變之妙。若謂春必弦。夏必鈎。殊失胃氣之精義矣。

類經

平素脈體

凡人之脈。有生而洪大者。有生而弱小者。問其平素洪大。而今忽弱小者。此元氣之奪也。問其平素弱小。而今

忽洪大者。此邪氣之旺也。是究其素。而知其真。一治之可中的矣。若不問其平素。但見其脈洪大者。遂斷爲有餘。治以攻擊。則元氣隨損。而羸敗之患者焉。但見其脈弱小者。遂斷爲不足。治以溫補。則邪火隨旺。而骨蒸之患者焉。是皆診者。但窺其淺。而不究其素。病者欲試其術。而不告以素。由是治法倒施。變生不測。醫者損德。病者損身。皆由不問其素之故也。○許松徑素脈洪大。偶有小恙。醫診之。認爲傷寒。欲爲發表。徑曰。予脈洪大。自幼已然。醫知其素。遂免誤。又有汪氏婦。體肥而脈沈細。按至骨。稍見些微。有疾。醫診之。駭曰。此氣血兩虛。陽將絕矣。遂用十全大補。卽發煩躁。已而發狂。予知其藥誤。

投以三黃石膏湯救甦。余午亭

脈色參合

帝曰。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脈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岐伯曰。徵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徵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徵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

素問

色青者其脈弦。赤者其脈鉤。黃者其脈代。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

靈樞

脈證合與不合

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脈從陰陽病易已。

脈逆陰陽病難已。○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實堅。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皆難治。素問

何謂證與脈合。與脈不合。有外感之證脈。有內傷之證脈。外感者。蒸蒸發熱。其脈必洪大浮數。是證與脈合也。如發熱而脈不洪大浮數。是證與脈不合也。傳曰。陽證得陰脈者死。然不可便斷爲死。此或是火遏也。或胃陰不能充拓也。或腎水不能化其營血也。火遏者。逍遙散加生地薄荷以發之。或加丹梔屈曲下行以通之。胃陰不能充拓者。左歸飲去茯苓加歸芍合生脈以滋之。腎

水不能化其營血者。六味左歸以補之。如內傷而外不發熱。其脈當靜。而反浮躁洪大而數。是證與脈不合也。傳曰。陰證得陽脈者生。然亦不可便許爲生。此或是陰士也。或陽明有食與火也。或腎虛不能納氣也。或過服烏附。而下焦津液枯竭也。又有一種。重按有力。從肌肉滲開。脈與肌肉無界限。此近于浮洪豁大。總是陰亡之象也。如陰亡。分先後天以救其陰。己任編

凡治病有舍證從脈者。有舍脈從證者。蓋證有真假。脈亦有真假。如外雖煩熱。而脈見微弱者。必火虛也。腹雖脹滿。而脈見微弱者。必胃虛也。虛火虛脹。其堪攻乎。此宜從脈之虛。不從證之實也。有本無煩熱。而脈見洪數

者。非火邪也。本無脹滯。而脈見弦強者。非內實也。無熱無脹。其堪瀉乎。此宜從證之虛。不從脈之實也。大凡脈證不合者。中必有奸。必先察其虛。以求根本。庶乎無誤。

景岳全書

脈證相合者易知。相左者難知。脈明然後辨證。證真然後施藥。要在虛心細察。不可執已見。而以藥嘗試也。瘟疫暑熱全書

脈有可憑不可憑

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卽能決其生死。何其近於誣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要則以胃氣爲本。靈樞云。穀入於胃。乃傳之肺。五

藏六府皆以受氣。寸口屬肺。爲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爲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此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與天氣相應。如春屬木。脈宜弦。夏屬火。脈宜洪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應。又其次。則審藏氣之生剋。如脾病畏弦。木剋土也。肺病畏洪。火剋金也。反是則與藏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脈之從違。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寒熱之證。脈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真元將陷矣。至於真藏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藏。所以何藏有病。則何藏之脈獨見。凡此皆經書言之詳盡。學者苟潛心玩索。洞

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卽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先知。則又非也。蓋脈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卽通於經絡。而脈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見於脈者。或有沈痼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病之傳變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脈。而定其是非者。況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何能診脈而卽知其何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欺人也。若夫真藏之脈。有臨死而終不見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之。亦可不失矣。故以脈爲可憑。而亦有時不足憑。以脈爲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

之說。皆不足信也。徐靈胎

諸脈條辨

浮脈只輕手便得。非必中沈俱無。若崔氏云。有表無裏。有上無下。則脫然無根。混於散脈矣。非浮脈之真面目也。○洪脈只是根脚闊大。卻非堅硬。若大而堅硬。則爲實脈。而非洪脈矣。經曰。大則病進。謂其氣方張也。又曰。形瘦脈大多氣者死。謂形與脈不合也。○虛之異於散者。虛脈按之雖稟。猶可見也。散脈按之絕無。不可見也。虛之異於芤者。虛則愈按而愈稟。芤則重按而仍見也。○散有二義。一自有漸無之象。一散亂不整之象。比如楊花散漫。或至數不齊。或多寡不一。爲危殆之候。若心

脈浮大而散。肺脈短濇而散。皆平脈也。稊散則病脈矣。
腎脈稊散。腎敗之徵。脾脈代散。土絕之候。若二脈交見。
尤爲必死之符。○營行脈中。脈以血爲形。芤脈中空。脫
血之象也。僞訣云。寸芤積血在胸中。關裏逢芤腸胃癰。
是以芤爲畜血積聚之實脈。非失血虛家之空脈矣。且
云兩頭有。以頭字換脈經之邊字。便相去千里矣。○濡
脈之浮稊。與虛脈相類。但虛脈形大。而濡脈形小也。濡
脈之細小。與弱脈相類。但弱在沈分。而濡在浮分也。僞
訣云。按之似有舉還無。是弱脈而非濡脈矣。濡脈之無
根。與散脈相類。但散脈從浮大。而漸至於沈絕。濡脈從
浮小。而漸至於不見也。從大而至無者。全凶之象。從小

而至無者。凶吉相半也。在久病老年之人見之。尚未至於必絕。若平人少壯暴病見之。名爲無根。去死不遠矣。○微之爲言無也。其象極細極奧。仲景曰。繁縝如蜘蛛狀。其細而難見也。譬譬如羹上肥狀。其奥而無力也。輕取如無。故曰陽氣衰。重按欲絕。故曰陰氣竭。久病得之。多不可救。謂正氣將次滅絕也。卒病得之。猶或可生。謂邪氣不至深重也。○向以革脈卽牢脈。非也。蓋革浮而牢沈。革虛而牢實。形與證皆異也。叔和云。三部脈革。久病得之死。卒病得之生。甲乙經曰。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綿綿其去如弦絕者死。言急如涌泉。則浮取之。不止於弦大。而且數且搏且滑矣。曰弦絕。不止於豁。

然而且無根蒂矣。○腎之爲藏。配坎應冬。萬物蟄藏。陽氣下陷。故其脈主沈陰而居裏。若誤與之汗。則如蟄蟲出而見霜。若誤與之下。則如飛蛾入而見湯。○伏脈主病。在沈陰之分。隱深之處。非輕淺之劑。所得破其藩垣也。傷寒以一手脈伏爲單伏。兩手脈伏爲雙伏。不可以陽證見陰脈爲例。火邪內鬱。不得發越。乃陽極似陰。故脈伏者。必得大汗而解。如久旱將雨。必先六合陰晦。一回雨後。庶物咸蘇也。又有陰證傷寒。先有伏陰在內。而外復感寒邪。陰盛陽衰。四肢厥逆。六脈沈伏。須投薑附及灸關元。陽始回而脈始出矣。若太谿衝陽皆無脈者。必死無疑。○樹以根深爲牢。蓋深入於下者也。監獄以

禁固爲牢。蓋深藏於內者也。仲景云。寒則牢固。又有堅固之義也。沈氏曰。似沈似伏。牢之位也。實大弦長。牢之體也。牢脈主病。以其在沈分也。故悉屬陰寒。以其形弦實也。故咸爲堅積。若失血亡精之人。內虛當得革脈。若反得牢脈。是脈與證反。可卜死期矣。○實爲邪氣盛滿。堅勁有餘之象。旣大矣。而且長且堅。又且三候皆然。則諸陽之象。莫不畢備。故但主實熱。不主虛寒。緊與實雖相似。而實相懸。緊者熱爲寒束。故其象絳急而不寬舒。實者邪爲火迫。故其象堅滿而不和柔。○素問云。脈弱以滑。是有胃氣。脈弱以濇。是爲久病。蓋弱堪重按。陰猶未絕。若兼濇象。則氣血交敗。生理滅絕矣。○微脈模糊。

而難見。細脈則顯而易見。故細比於微。稍稍較大也。細爲血少氣衰。故吐利失血。得沈細者生。憂勞過度之人。脈亦多細。爲自戕其血氣也。大抵細脈微脈俱爲陽氣衰殘之候。非行溫補。何以復其散失之元乎。○陰性多滯。故陰寒之證。脈必見遲。與緩脈絕不相類。蓋緩以形之寬縱得名。遲以至數之不及爲義。緩脈四至。寬緩和平。遲脈三至。遲滯不前。二脈迥別。○濇脈往來遲難。有類乎止。而實非止也。有類乎散。而實非散也。須知浮而極細極耬。似有若無爲微脈。浮而且細且耬爲濡脈。沈而且細且耬爲弱脈。三脈皆有似于濇。而實有分別。○古人譬諸徐行而怠。偶羈一步。可爲結脈傳神。大凡熱

則流行。寒則凝結。如冬冷則冰堅。理勢然也。人惟少火衰弱。中氣虛寒。失其乾健之運。則氣血痰食。互相糾纏。運行之機不利。故脈應之而成結也。○結促之止。止無常數。代脈之止。止有常數。結促之止。一止卽來。代脈之止。良久方至。內經以代脈之見爲藏氣衰微。脾經脫絕之候。惟傷寒心悸。懷胎三月。或七情太過。跌打重傷。及風家痛家。俱不忌代脈。若無病而羸瘦脈代者。危候也。久病脈代。萬難回春。又云。少得代脈者死。老得代脈者生。自當通變。○緩脈以寬舒和緩爲義。與緊脈相反。若陽寸陰尺。上下同等。浮大而耬。無有偏勝。爲緩而和匀。此真胃氣脈也。土爲胃氣之母。中氣調和。則百病不生。

一切脈中。皆須挾緩。謂之胃氣。非病脈也。兼乎浮遲虛濡細濇之形者。爲病不足。爲風。爲表虛也。○數之爲義。躁急而不能中和也。火性急速。故陽盛之證。脈來必數。肺部見之。爲金家賊脈。秋月逢之。爲剋令凶徵。○滑之爲言。往來流利而不滯濇也。蓋脈者血之府也。血枯則脈濇。血盛則脈滑。○緊者。繃急而兼絞轉之象。熱則筋縱。寒則筋急。此惟熱鬱於內。而寒束於外。故緊急絞轉之象見焉。合觀內經之左右彈。仲景之如轉索。丹溪之如紗線。叔和之如切繩。可見緊之爲義。不獨縱有挺急。抑且橫有轉側也。緊脈之挺急。與弦相類。但比之於弦。有更加挺勁之異。與轉如繩索之殊也。○促脈之故。得

於藏氣乖違者。十之六七。得於真元衰憊者。十之二三。或因氣滯。或因血凝。或因痰停。或因食壅。或外因六氣。內因七情。皆能阻其運行之機而爲促也。如止數漸稀。則病瘥。止數漸增則病劇。○動脈兩頭俯中間起。極與短脈相似。但短脈爲陰。不數不硬不滑也。動脈爲陽。且數且硬且滑也。○疾一名極。總是急速之形。數之甚者也。惟傷寒熱極。方見此脈。非他疾所恆有也。若勞瘵虛憊之人。見之則陰髓下竭。陽光上亢。有日無月。短期近矣。○弦如琴絃之挺直而略帶長也。經曰。少陽之氣溫和。與弱。故脈爲弦。其氣來而實強爲太過。病在外。其氣不實而微爲不及。病在中。又肝脈來濡弱迢迢如循長

竿末梢曰肝平。若遇實則肝病。急勁則肝死。弦脈與長脈。皆主春令。但弦爲初春之象。陽中之陰。天氣猶寒。故如琴絃之端直而挺然。稍帶一分之緊急也。長爲暮春之象。純屬於陽。絕無寒意。故如木榦之迢直以長。純乎發生之氣象也。○長脈之應。與弦脈略同。但弦之木。爲萬物之始生。此主春生之正令。天地之氣至此發舒。故脈象應之爲長也。經云。長則氣治。李月池曰。心脈長者。神強氣旺。腎脈長者。蒂固根深。皆言平脈也。然惟長而和緩。乃合春生之氣。爲健旺之徵。若長而硬勁。卽屬火亢之形。而爲疾病之應也。○短反乎長。彼應春。此應秋。彼屬肝。此屬肺。肺主氣。氣屬陽。宜乎充沛。短脈獨見。氣

衰之兆。素問曰。肺之平脈。厭厭聶聶。如落榆莢。則短中自有和緩之象。氣仍治也。若短而沈且濇。則氣病矣。○大抵長短二脈。爲有餘不及之象。長類於弦。而盛於弦。爲有餘。短類於動。而衰於動。爲不及。弦脈帶急。而長脈帶緩。動脈形滑而且數。短脈形濇而必遲。誠能細心較量。鑄銖不爽者也。脈理會參

變通

浮爲在表。沈爲在裏。此古今相傳之法也。然沈脈亦有表證。此陰實陽虛寒勝者然也。浮脈亦有裏證。此陽實陰虛水虧者然也。故凡欲察表邪者。不宜單據浮沈。當以緊數爲別。○浮雖屬表。凡陰虛血少。中氣虧損者。脈

必浮而無力。是浮不可以概言表。沈雖屬裏。凡表邪初
感之深者。寒束皮毛。脈不能達。亦必沈緊。是沈不可以
概言裏。數雖爲熱。而真熱者脈未必數。凡虛損之證。陰
陽俱困。氣血張皇。虛甚者數必甚。是數不可以概言熱。
遲雖爲寒。凡傷寒初退。餘熱未清。脈多遲滑。是遲不可
以概言寒。弦強類實。而真陰胃氣大虧。及陰陽鬪格等
證。脈必豁大而弦勁。是強不可以概言實。微細類虛。凡
痛極氣閉。營衛壅滯不通者。脈必伏匿。是伏不可以概
言虛。○數脈有陰有陽。今世相傳。皆以數爲熱脈。其說
謬誤。余歷見內熱伏火等證。脈反不數。而惟洪滑有力。
數脈之辨有七。一外邪有數脈。凡寒邪外感。脈必緊數。

然初感便數者。原未傳經。熱自何來。或傳經日久。數而滑實。方可言熱。若數而無力者。仍是陰證。此外感之數。不可盡以爲熱也。○一虛損有數脈。陽虛之數者。必數而無力。或兼細小。陰虛之數者。必數而弦滑。雖有煩熱諸證。慎用寒涼。若以虛數作熱數。無不敗矣。○一瘧疾有數脈。凡瘧作脈必緊數。瘧止脈必和緩。豈作卽有火而止則無火乎。且火在人身。無則無矣。有則無止時也。能作能止者。惟寒邪之進退耳。真火真熱則不然。此瘧之數。固不可盡以爲熱。○一痢疾有數脈。凡痢疾之作。多由寒溼內傷。久則脾胃俱虧。所以脈數。但兼弦濇細弱者。總皆虛數。非熱數也。其有形證多火。年力強壯。脈

見洪滑數實者。方可以熱數論治。○一癰瘍有數脈。然癰瘍之發。有陰有陽。亦不得盡以脈數者爲熱證。○一痘疹有數脈。以邪毒未達也。此當以虛實分陰陽。亦不得以數爲熱脈。○一癥癖有數脈。以積滯不行。脈必見數。若積久成疳。陽明壅滯。而致口臭牙疳。發熱等證者。乃宜清胃清火。如無火證。而脈見細數者。亦不得認以爲熱。○一胎孕有數脈。以衝任氣阻。所以脈數。本非火也。此當以弱強分寒熱。不可因其脈數。而執以黃芩爲聖藥。○伏脈雖與沈微細脫者相類。而實有不同也。蓋脈之伏者。以其本有如無。而一時隱蔽不見耳。此有胸腹痛劇而伏者。有氣逆於經。脈道不通而伏者。有偶因

氣脫不相接續而伏者。然此必暴病暴逆者乃有之。調其氣而脈自復矣。此外有積困延綿。脈本細微而漸至隱伏者。此殘燼將絕之兆。安得尚有所伏。常見庸工診此。無論久暫虛實。動稱伏脈。破氣導痰。猶然任意。此恐其就道稽遲。復行催牒耳。○脈大者。爲病進。大則邪氣勝。而病日甚也。脈緩者。爲病退。緩則胃氣至。而病將愈也。此固其然也。然亦有宜大不宜大者。如脈體本大。再加洪數。此病進也。如脈體本小。因服藥後漸見滑大有力者。此自陰轉陽。欲得汗解。乃爲吉兆。景岳全書

久病無脈氣絕者死。暴病無脈氣鬱可治。傷寒痛風。痰積經閉。憂驚折傷。關格吐利。氣運不應。斯皆勿慮。張路玉

人但知洪數爲實熱。而不知六脈俱洪數有力。則爲實熱是也。若洪數只見於寸。則上熱中虛下寒矣。大而數者。陽越於外也。細而數者。陰竭於內也。皆屬虛證。馮氏錦囊

足脈

手脈難明。須察足脈。經曰。治病必求於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先天之本在腎。太谿一穴。在足內踝後五分。跟骨上動脈陷中。此足少陰所注。爲腧之地也。後天之本在脾。衝陽一穴。在足趺上五寸。高骨間動脈。去陷谷二寸。此足陽明所過。爲原之地也。診太谿以察腎氣之盛衰。診衝陽以審胃氣之有無。兩脈既在。他脈可勿問也。

婦人則又獨重太衝者。太衝應肝。在足指本節後二寸陷中。蓋肝者東方木也。生物之始。婦人主血。肝爲血海。此脈不衰。則生生之機猶可望也。脈訣彙辨

真藏脈

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真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真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真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疏。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帝曰。見真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

本也。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真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凡持真藏之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微見九十日死。○脈至如火新然。是心精之予奪也。草乾而死。○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木葉落而死。○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塞而鼓。懸去。是腎氣予不足也。棗華而死。○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莢落而死。○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

足也。禾熟而死。○脈至如弦縷。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味。韭莢而死。○脈至如頽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壘發死。○脈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無力。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堅大急。五藏菀熟。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脈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棗葉生而死。○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聽。是小腸氣予不足也。季

秋而死。素問

十怪脈。一曰釜沸。二曰魚翔。三曰彈石。四曰解索。五曰屋漏。六曰鰻遊。七曰雀啄。八曰偃刀。九曰轉豆。十曰麻促。得效方

太素脈

世人有以太素脈而言人貴賤窮通者。此妄之甚也。予嘗考其義矣。夫太者始也初也。如太極太乙之太。素者質也本也。如繪事後素之素。此蓋言始初本質之脈也。此果何脈耶。則必指元氣而言也。東垣曰。元氣者。胃氣之別名。胃氣之脈。蔡西山所謂不長不短。不疏不數。不大不小。應手中和。意思欣欣。難以名狀者是也。無病之

人皆得此脈。以此脈而察人之有病無病則可以。以此脈而察人之富貴貧賤則不可。何也。胃氣之脈難以形容。莫能名狀。將何以爲貴賤窮通之診乎。竊觀其書。雖名太素。而其中論述略無一言及於太素之義。所作歌括。率多俚語。原其初意。不過託此以爲徼利之媒。後世不察。遂相傳習。莫有能辨其非者。又或爲之語曰。太素云者。指貴賤窮通。稟於有生之初而言也。然脈可以察而知之。非謂脈名太素也。予曰固也。然則太素之所診者。必不出於二十四脈之外矣。夫二十四脈。皆主病言。一診爲風。使太素家診之。將言其爲風耶。抑言其爲貴賤。脈見則主一病。貧賤富貴。何從而察之哉。假如浮脈。其

窮通耶。二者不可得兼。若言其爲風。則其所知亦不過病也。若遺其病。而言其爲貴賤窮通。則是近而病諸身者。尚不能知。則遠而違諸身者。必不能知之也。蓋貴賤窮通。身外之事。與身中之血氣了不相干。安得以脈而知之乎。况脈之變見無常。而天之寒暑不一。故四時各異其脈。必不能久而不變。是以今日診得是脈。明日診之而或非。春間診得是脈。至夏按之而或否。彼太素者。以片時之尋按。而斷一生之休咎。殆必無是理。然縱使億則屢中。亦是捕風捉影。彷彿形容。安有一定之見哉。噫。以脈察病。尚不知病之的。而猶待乎望聞問。況能知其他乎。且脈肇於岐黃。演於秦越。而詳於叔和。遍考素

難脈經。並無一字言及此者。非隱之也。殆必有不可誣者耳。巢氏曰。太素者。善於相法。特假太素以神其術耳。誠哉言也。足以破天下後世之惑矣。雖然人稟天地之氣以生。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稟之清者。血氣清。而脈來亦清。清則脈來圓淨。至數分明。吾診乎此。但知其主富貴而已。若曰何年登科。何年陞授。何年招財。何時得子。吾皆不得而知矣。稟之濁者。血氣濁。而脈來亦濁。濁則脈形不清。至數混亂。吾診乎此。但知其主貧賤而已。若曰某時招悔。某時破財。某時損妻。某時剋子。吾亦莫得而知矣。又有形濁而脈清者。此謂濁中之清。質清而脈濁者。此謂清中之濁。又有形不甚清。脈不甚濁。但浮

沈各得其位。大小不失其等。亦主平穩。而無大得喪也。
是則吾之所謂知人者。一本於理而已矣。豈敢妄爲之
說。以欺人哉。汪石山

審證

經義

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氣曠鬱。皆屬於肺。諸溼腫滿。皆屬於脾。諸熱瞀瘛。皆屬於火。諸痛痒瘡。皆屬於心。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諸瘈喘嘔。皆屬於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諸痙項強。皆屬於溼。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病附腫。疼瘡驚駭。皆屬於火。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嘔吐酸。

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
此謂五實。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
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
○神有餘則笑不休。不足則悲。○氣有餘則喘欬上氣。
不足則息利少氣。○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形有餘。
則腹脹。涇溲不利。不足則四肢不用。○志有餘則腹脹。
飧泄。不足則厥。○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
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
結。九氣不同。百病之生。○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
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素問

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何謂

五奪。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何謂五逆。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痺不移。脈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天然白。及後下血衃。是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五逆也。靈樞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
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周禮
從後來者爲虛邪。從前來者爲實邪。從所不勝來者爲賊邪。從所勝來者爲微邪。自病爲正邪。難經

哲言

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爲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也。○師持脈。病人欠者無病也。脈之呻者痛也。言遲者風也。搖頭者裏痛也。行遲者表強也。坐而伏者短氣也。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裏實護腹如懷卵者心痛也。張仲景

醫之審病。如吏之審案。望聞卽兩道具備。察言觀色之時。問而筆之供詞也。切則考鞠親切而論治。爲判斷發落矣。韓飛霞

療病先察病機。五藏未虛。六府未竭。血脈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劇。命將難存。

與門人定議病式。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年紀若干。形之肥瘦長短若何。色之黑白枯潤若何。聲之清濁長短若何。人之形志苦樂若何。病始何日。初服何藥。次後再服何藥。某藥稍效。某藥不效。時下晝夜孰重。寒熱孰多。飲食喜惡多寡。二便滑濇有無。脈之三部九候。何候獨異。二十四脈中。何脈獨見。何脈兼見。其證或內傷。或外感。或兼內外。或不內外。依經斷爲何病。其標本先後何在。汗吐下和寒溫補瀉何施。其藥宜用七方中何方。十劑中何劑。五氣中何氣。五味中何味。以何湯名爲加減和合。其效驗定於何時。一一詳明。務令纖毫不爽。起衆信。

從。允爲醫門矜式。不必演文可也。寓意草

一問寒熱二問汗。三問頭身四問便。五問飲食六問胸。
七聾八渴須當辨。九因脈證察陰陽。十從氣味神章見。
定見雖然事不難。也須明哲毋招怨。○六變者。表裏寒
熱虛實也。明此六者。萬病皆指諸掌矣。以表言之。則風
寒暑溼燥火感於外者是也。以裏言之。則七情勞慾飲
食傷於內者是也。寒者陰之類。或爲內寒。或爲外寒。寒
者多虛。熱者陽之類。或爲內熱。或爲外熱。熱者多實。虛
者正氣不足也。內出之病多不足。實者邪氣有餘也。外
入之病多有餘。○溼從陰者爲寒溼。溼從陽者爲溼熱。
燥從陽者因於火。燥從陰者因於寒。熱則傷陰。必連於

藏。寒則傷陽。必連於經。景岳全書

釋經說。地水火風和合成人。凡人火氣不調。舉身蒸熱。風氣不調。全身強直。諸毛孔閉塞。水氣不調。身體浮腫。氣滿喘粗。土氣不調。四肢不舉。言無音聲。火去則身冷。風去則氣絕。水竭則無血。土散則身裂。千金方

病認不真。則靜坐思之。總於望聞問切四者中。搜求病機。必有得心之處。胸中了了。用藥方靈。若終於疑惑。而勉強投方。竊恐誤人性命。○外感內傷。爲證治兩大關鍵。然去其所本無。復其所固有。兩言可盡之也。蓋六淫外襲。身中氣血。日失和平。一切外感有餘之證。有須汗吐下和之治。皆是去其所本無也。若七情受傷。腑臟有

損身中氣血。日就虧耗。一切內傷不足之證。有須滋填培補之治。皆是復其所固有也。

吳醫彙講

內傷發熱。時熱時止。外感發熱。熱盛無休。內傷則手心熱。外感則手背熱。內傷則飲食無味。外感則鼻塞不通。內傷惡寒。得暖便解。外感惡寒。絮火不除。內傷頭痛。乍痛乍歇。外感頭痛。連痛無停。內傷惡風。不惡甚風。反惡隙風。外感惡風。見風便惡。內傷有溼。或不作渴。或心火乘肺。亦作燥渴。外感須二三日外。表熱傳裏。口方作渴。內傷則熱傷氣。四肢沈困無力。倦怠嗜臥。外感則風傷筋。寒傷骨。一身筋骨疼痛。內傷則短氣不足以息。外感則喘壅氣盛有餘。內傷則氣口脈盛。多屬不足。宜溫宜

補宜和。外感則人迎脈盛。多屬有餘。宜汗宜吐宜下。○百病晝則增劇。夜則安靜。是陽有餘。乃氣病而血不病也。夜則增劇。晝則安靜。是陰有餘。乃血病而氣不病也。晝則發熱。夜則安靜。是陽氣自旺於陽分也。晝則安靜。夜則發熱。是陽氣下陷入陰中也。晝則發熱煩躁。夜亦發熱煩躁。是重陽無陰。當亟瀉其陽。峻補其陰。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血自旺於陰分也。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氣上溢於陽中也。夜則惡寒。晝亦惡寒。是重陰無陽。當急瀉其陰。峻補其陽。晝則惡寒。夜則煩躁。飲食不入。名曰陰陽交錯者死。○凡病陰證。則身靜重。語無聲。氣難布息。目睛不了了。呼吸往來不利。日鼻氣息皆

冷。水漿不入。二便不禁。面上惡寒。有如刀刮。陽證。則身動輕。語有聲。目睛了了。呼吸能往能來。口鼻氣息皆熱。

李東垣

凡病開目喜見人者屬陽也。閉目不欲見人者屬陰也。多睡者陽虛陰盛也。無睡者陰虛陽盛也。喜明者屬陽。元氣實也。喜暗者屬陰。元氣虛也。睡向壁者屬陰。元氣虛也。睡向外者屬陽。元氣實也。萬病回春

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發晝止。時節而動。是無火也。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動時止。是無水也。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入反出。是無火也。

暴注下迫。食不及化。是無水也。溏泄而久。止發無恆。是無火也。故心盛則生熱。腎盛則生寒。腎虛則寒動於中。心虛則熱收於內。王太僕

既有真陰真陽。何謂假陰假陽。如大熱發躁口渴舌燥。非陽證乎。視其人面色浮赤。切其脈尺弱無力。寸關豁大無倫。此係陰盛於下。逼陽於上。假陽之證也。治以假寒之藥。從其性而折之。頃刻平矣。如惡寒不離複衣。手足厥冷。非陰證乎。視其人面色沈滯。切其脈濇。按之細數有力。此係假寒之證。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治以辛涼之劑。溫而行之。一汗愈矣。凡此皆因真氣不固。故假者得以亂其真。假陽者。不足而示之有餘。假陰者。有餘

而示之不足。既已識其假矣。而無術以投其所欲。彼亦扞格不入。經曰。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去邪而歸於正矣。○東垣以手捫熱。有三法。輕手捫之則熱。重手按之則不熱。是熱在皮毛血脉也。重按筋骨之間則熱。輕手捫之則不熱。是熱在骨髓也。輕手捫之則不熱。重手按之亦不熱。不輕不重按之而熱者。是熱在筋骨之上。皮毛血肉之下。肌肉之間。正內傷勞倦之熱也。余於內傷真陰者。以手捫熱。亦有二法。捫之烙手。骨中如炙者。腎中之真陰虛也。捫之烙手。按之筋骨之下。反覺寒者。腎中之真陽虛也。趙氏醫貫

直中陰證。大勢陰盛陽虛。傳經陽證。大勢陽盛陰虛。瘧

證。大勢陰陽更盛更虛。內傷證。大勢陰陽偏盛偏虛。不可同語。喻嘉言

經云。陰虛出盜汗。陰言手太陰也。虛言肺氣虛也。又云。陰虛發夜熱。陰言足太陰也。虛言脾氣虛也。同曰陰虛。而其中有手足太陰之分。雖名曰陰虛。而實是脾肺氣虛之證。無如歷代醫師。從未註明其義。誤以脾肺氣虛。認為腎水不足。而用滋陰降火之劑。朝夕重陰下逼。逼至土困金敗。便塘聲嘶。置之死地而不悟者。只此兩個陰字。拘文牽義。以訛傳訛。自古迄今。普天之大。不知日殺凡幾。良堪痛哉。楊乘六

面赤一證。勞損顧紅。發于午後者。陰虛也。格陽浮赤。厥

利脈微者。陽虛也。赤色深重。潮熱便鞦者。裏實也。赤色淺淡。惡寒無汗者。表實也。醫宗金鑑

陰虛足冷。面必燥熱。手必蒸煩。脈必濇數。蓋火炎於上而不歸經故也。若略取一靜。火得歸經。而即涼矣。陽虛足冷。雖以烈火禦之。猶不止也。火虛之病。身多惡寒。亦有發熱者。其熱或夜作晝止。或晝熱夜無。時節而動。然身雖發熱。而手足必冷。脈必微弱。或沈而無力爲別也。

羅赤誠

凡人素有病。若勞碌動作。反覺精神強健者。此乃陰火沸騰。扶助於內。不覺元氣之不足也。若靜養調適。反覺神倦氣弱者。此陰火退。陽氣復。本相露故也。○內傷清

陽下陷。陰火上升。若用寒藥。陽愈陷。火愈熾。火尋竅出。
虛者受之。或目痛。或耳聾。或齒痛。從其虛而散也。周慎齋
病從孔竅入。亦從孔竅出。汗之。下之。利之。吐之。因其勢
而導之之法也。其有不從二陰汗孔及口出者。或紅汗
而愈。或噴嚏而愈。或鼻生瘡而愈。此邪之從鼻出者也。
從目出者。目腫而愈。從耳出者。耳聾而愈。此邪之自覓
門徑以退者也。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得真氣爲之
驅逐。其病退也不難矣。○氣血在人身無處不到。然其
常流走者。惟經絡谿谷皆浸灌而盈者也。流走者。邪不
能侵。侵則卽時驅逐。易病而易愈也。浸灌之處。邪氣能
伏。非積久莫能爲害。非爲害亦莫能自覺。故其驅逐也。

較難。若疫邪之伏於膜原。瘧邪之中於風府。癰疽之逆
於肉理。其類不一。非潰隄決防。莫之能出。何從得其未
病而治之乎。其他痼疾沈疴。指不勝屈。非發時莫之能
治。治亦未必能斷根。醫者當識。○人身筋骨肌肉空處。
無往而非血氣。行則血走其空。故筋骨實。而肌肉榮。經
絡相爲流通。血氣各得其平。谿谷自無所欠缺。血一留
滯。則中有瘀處。上流阻。而下流虛。內傷諸證。由此生焉。
丹溪以爲百病本於瘀。因此省悟。其源自瘀血起也。予
故謂內傷之病。皆由於瘀血。○大病差後。肌肉浮腫。無
他痛楚。謂之氣復。乃氣到血不到。陽速而陰遲故也。不
必施治。俟血漸生。而腫自己。非有喘欬腹滿尿瀆諸證。

未可妄作水治。○病盛脈盛者。可攻而愈。病衰脈衰者。可調而愈。病衰脈盛者。可養而愈。病盛脈衰者。治亦難愈。○死於實。由閉塞。死於虛。由虧損。營衛不行。九竅不通者。閉塞死也。皮肉脈筋骨皆無所傷。惟是氣血鬱結焉。汗不出。則腠理閉塞。二便阻。則水穀閉塞。息不利。則清竅閉塞。汗之下之吐之。皆所以通閉塞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者。虧損死也。皮肉脈筋骨皆已受傷。漸至氣血竭盡。則死矣。○實死急。虛死緩。實死之狀惡。虛死之狀善。實死者形不脫。虛死者形脫。實死者多由醫誤。虛死者多由自戕。知其所以死之故。則知所以起死之訣。

也。醫參

經曰。五實死。五虛死。夫五實謂五臟俱太過。五虛謂五臟俱不及。言此二證皆死。非謂必死也。謂不救則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其下復言。漿粥入胃。則虛者活。身汗後利。則實者活。此兩條是前二證之治法。後人不知。只作辨驗生死之斷句。直謂病人有此則生。無此則死。虛者聽其漿粥自入。實者聽其自汗自利。委之死地。豈不謬哉。夫漿粥入胃而不注泄。則胃氣和。胃氣和則五虛皆實。是以生也。汗以泄其表。利以泄其裏。併泄則上下通。上下通則五實皆啓。是以生也。儒門事親

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又曰。不治其虛。安問其餘。又曰。治病必求其本。誠醫旨之格言也。假如停滯發熱。臉

紅發躁。似有餘也。然究其本。乃脾胃氣虛。不能傳化。則虛乃其本也。理宜推揚穀氣。助脾運化。設徒從標攻剋。則內傷之患。接踵而至。又如傷風感冒。壯熱頭痛。雖似有餘。然卽內經所謂。邪氣勝則實。實因衛氣不固所召也。若純用猛劑發散。則表氣愈虛。外邪之乘。何時而已。更如欬嗽喘促。煩躁不安。肺氣熱盛。似有餘也。然究其源。非水虛不能制火。卽火虛虛陽上浮。設從標理肺爲事。雖暫愈而發愈甚。故凡外湊有餘之病。卽本經正氣不足之時。若不從源調治。正當不足而更不足之虛者。日虛。危亡繼其後矣。

馮氏錦囊

大實有羸狀。誤補益疾。至虛有盛候。反瀉含冤。陰證似

陽清之必死。陽證似陰。溫之轉傷。蓋積聚在中。實也。甚則黑嘿不欲言。肢體不欲動。或眩暈眼花。或泄瀉不實。皆大實有羸狀。正如食而過飽。反倦怠嗜臥也。脾胃損傷。虛也。甚則脹滿而食不得入。氣不得舒。便不得利。皆至虛有盛候。正如飢而過時。反不思食也。脾腎虛寒。真陰證也。陰盛之極。往往格陽。面目紅赤。脣裂譫語。揚手擲足。有似乎陽。正如嚴冬慘肅。而水澤腹堅。堅爲陽剛之象也。邪熱未解。真陽證也。陽盛之極。往往發厥。厥則口鼻無氣。手足逆冷。有似乎陰。正如盛夏炎灼。而林木流津。津爲陰柔之象也。醫宗必讀

熱在上焦。咽乾口糜。熱在中焦。心煩口渴。熱在下焦。便

閉溺赤。

醫學入門

人身有宗氣。營氣。衛氣。中氣。元氣。胃氣。冲和之氣。上升之氣。而宗氣尤爲之主。及其爲病。則爲冷氣。滯氣。上氣。逆氣。氣虛。諸變證矣。無病之時。宜保之養之。和之順之。病作之時。當審其何經何證。寒熱虛實。而補瀉之。醫方集解

病人自言冷氣從下而上者。此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其熱爲甚。自覺其冷。非真冷也。此火極似水。陽亢陰微。故見此證。冷生氣者。高陽生之謬言也。局方發揮凡中氣實則虛。謂能運動故也。虛則實。謂成填滯故也。氣滯則神困。實由於中氣之不足。故急須補中益氣。但

使實其所虛。自能虛其所實。脾氣一醒。何精神之不可頓倍也。程郊倩

凡病微者可祛。盛者難救。故治病當視其微盛。以別其安危。毋徒泛視而輕斷也。微者血氣未損。第邪擾動於內。故一伐邪而正氣自復。病亦易祛。盛者血氣先衰。邪氣內熾。將扶正歟。適以助邪而正不能扶。將伐邪歟。適以損正而邪不可伐。邪日盛而正日衰。如之何其可救也。余午亭

論病不易。論證尤難。而證中論證。難之又難也。凡有病必有證。有證必有論。論清則證明。證明則病易療。非可以摸稜兩端。取效於疑似之間也。如心痛。腰空。脊強。寒

熱。逆氣內結諸證。認病不的。愈治愈深。夫心痛之病。始究胃氣。繼責心包血少。養血不應。理氣不效。不知陰維爲病。苦心痛也。腰空之病。悉認腎虛。及至補腎。亦不應手。不知帶脈爲病。腰溶溶如坐水中也。脊強之病。均認太陽。非寒卽溼。散寒驅溼。漠不相關。不知督脈爲病。脊強反折也。寒熱之病。外感認作少陽。內傷認作少陰。和解不瘥。滋降不痊。不知陽維爲病。苦寒熱也。逆氣之病。有平肝洩肺者。有理氣降氣者。用俱不驗。不知衝脈爲病。氣逆裏急也。內結之病。有不知名狀者。有不知治療者。不知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也。醫

內傷久病。必轉病而後陽氣活動。脈弦轉瘧方愈。脈緩轉痢方愈。肺脈不足。轉傷風咳嗽方愈。寒熱似瘧。是少陽經陽氣通也。紅白似痢。是陽明經陽氣通也。傷風咳嗽。是太陽經陽氣通也。陽氣通則病自退。查了吾

凡診病。不問三常。不知比類。不察神志。不遵聖訓。故犯無忌。醫之過也。○凡醫不能察識營衛受病淺深。虛實寒熱。先後之變。白首有如童稚。不足數也。醫門法律

治法

經義

古之治病。惟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暮世之治病。則不然。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

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治病必求其本。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熱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生心煩者治其本。大小不利治其標。大小利治其本。先大小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

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爲故。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寒因熱用。熱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瀆形以

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慄愄者。按而收之。其實者。
散而瀉之。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開鬼門。潔淨
府。除陳莝。倒倉廩。○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
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
收之。以苦發之。溼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
之。以淡滲之。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
以苦發之。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
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瀉之。以辛潤之。以苦
堅之。素問

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氣勝也。急瀉之。形氣有餘。病
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

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陰陽俱有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靈樞

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易經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剗殺之齊。周禮

去病務於盡。左傳

陽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先補其陽。而後瀉其陰。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當先補其陰。而後瀉其陽。營衛通行。此其要也。難經

哲言

醫王能治一切病。不能治命盡之人。

楞嚴經

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當自生者。越人能使起耳。史記
上工治未病。何也。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
先實脾。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

金匱要略

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別。
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
猶民也。知治身。則能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惜
其氣。所以全其身。是以聖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
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於既逝之後。然後真一存焉。三
一守焉。百病卻焉。年壽延焉。抱樸子

古之神聖之醫。能療人之心。預使不致於有疾。今之醫者。惟知療人之疾。而不知療人之心。是猶舍本求末。不澄其源。而塞其流。欲求疾愈。不亦愚乎。臞仙

良醫治病。必先求其得病之因。虛邪當治其母。實邪當治其子。微邪當治其所勝。賊邪當治其所不勝。正邪當治其本經。雜受病邪者。非止一端。察其雜合之輕重。視其標本之緩急。以爲施治之先後。局方發揮

治病有八要。一曰虛。五虛是也。二曰實。五實是也。三曰冷藏府。素有積冷是也。四曰熱藏府。素有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藏府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內也。審此八要。參以脈候。病

機。庶幾無誤。商輅

治病分初中末三法。初治之道。法當猛峻。緣病得之新暴。當以猛峻之藥。急驅去之。不使病邪久居身中爲害也。中治之道。法當寬猛相濟。爲得病之非新非久。當以緩疾得中。養正去邪。相濟而兼治之。末治之道。法當寬緩廣服。平善無毒。培養血氣。俾其邪自去。○治法有五。一曰和。假令小熱之病。當以涼藥和之。和之不已。次用取。爲熱勢稍大。當以寒藥取之。取之不已。次用從。爲熱勢旣甚。當以溫藥從之。或寒因熱用。從之不已。又用折。爲病勢極甚。當以逆制之。逆制不已。當以下奪之。下奪不已。又用屬。爲求其屬以衰之。緣熱邪深陷骨髓。無法

可出。鍼藥所不能及。故求其屬以衰之。求屬之法。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高者抑之。非高者故當抑也。以其本下。而失之太高。故抑之而使下。若本高。何抑之有。下者舉之。非下者故當舉也。以其本高。而失之太下。故舉之而使高。若本下。何舉之有。此事難知

經云。治病必求其本。故舉其略曰。死以生爲本。欲救其死。勿傷其生。邪以正爲本。欲攻其邪。必顧其正。陰以陽爲本。陽存則生。陽盡則死。靜以動爲本。有動則活。無動則止。血以氣爲本。氣來則行。氣去則凝。證以脈爲本。脈吉則吉。脈凶則凶。先者後之本。從此來者。須從此去。急者緩之本。孰急可憂。孰緩無慮。內者外之本。外實者何

傷中敗者堪畏。下者上之本。滋苗者先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虛者實之本。有餘者拔之無難。不足者攻之何忍。真者假之本。淺陋者只知見在。精妙者疑似獨明。總之求本之道無他。勿傷其生而已。○按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二句。爲病治之大綱。其辭似顯。其義甚微。最當詳辨。而辨之有最難者。何也。蓋實言邪氣實。宜寫也。虛言正氣虛。宜補也。凡邪正相搏而爲病。則邪實正虛皆可言也。故主寫者。則曰邪盛則實。實當寫也。主補者。則曰精奪則虛。虛當補也。各執一句。茫無確見。藉口文飾。孰得言非。是以至精之訓。反釀莫大之害。不知理之所在。有必不可移易者。余請析此爲四。曰孰緩。孰急。

其有。其無也。所謂緩急者。察虛實之緩急也。無虛者急在邪氣。去之不速。留則生變也。多虛者急在正氣。培之不早。臨期無濟也。微實微虛者。但治其實。可一掃而除也。甚實甚虛者。所畏在虛。但固守根本。則邪無不退也。二虛一實者。兼治其實。開其一面也。二實一虛者。兼治其虛。防生不測也。總之。實而誤補。固必增邪。猶可解救。其禍小。虛而誤攻。真氣忽去。莫可挽回。其禍大。此虛實之緩急。不可不察也。所謂有無者。察邪氣之有無也。凡風寒暑溼燥火。皆能爲邪。邪之在表在裏在府在藏。必有所居。求得其本。則直取之。此所謂有。有則邪之實也。若無六氣之邪。而病出三陰。則惟情慾以傷內。勞倦以

傷外。非邪似邪。非實似實。此所謂無。無則病在元氣也。不明虛實有無之義。必至以逆爲從。以標作本。絕人長命。可不慎哉。

類經

治病之則。當知邪正。當權重輕。凡治實者。譬如耘禾。禾中生稗。禾之賊也。有一去一。有二去二。耘之善者也。若有一去二。傷一禾矣。有二去四。傷二禾矣。若識禾不的。俱認爲稗。而計圖盡之。則無禾矣。此用攻之法。貴乎察得其真。不可過也。凡治虛者。譬之給餉。一人一升。十人一斗。日餉足矣。若百人一斗。千人一斛。而三軍之衆。又豈擔石之糧。所能活哉。一餉不繼。將並前餉棄之。況於從中剋減乎。此用補之法。貴乎輕重有度也。○凡臨證

治病不必論其有虛證無虛證。但無實證可據而爲病者。便當兼補。以調營衛精血之氣。亦不必論其有火證無火證。但無熱證可據而爲病者。便當兼溫。以培命門脾胃之氣。○用補之法。貴乎先輕後重。務在成功。用攻之法。必須先緩後急。及病則已。○時醫治病。但知察標。不知察本。但見其所急在病。而全不知所急在命。此其孰可緩也。孰當急也。孰爲今日之當急。孰爲明日之更當急也。○溫中卽所以散邪。強主卽所以逐寇。○欲表散者。須遠酸寒。欲降下者。勿兼升散。陽旺者。當知忌溫。陽衰者。沈寒毋犯。上實者。忌升。下實者。忌秘。上虛者。忌降。下虛者。忌泄。諸動者。再動卽散。諸靜者。再靜卽滅。甘

勿施於中滿。苦勿施於假熱。辛勿施於熱躁。鹹勿施於傷血。酸木最能剋土。脾氣虛者少設。○用藥處方。每多假借以亂經常。不惟悖理於前。抑且遺害於後。觀內經之論治。曰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此其義。蓋言病有微甚。亦有真假。先從正治。正治不愈。然後反佐取之。此不得不然而然也。又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此謂以寒治熱。以熱治寒。逆其病者。謂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熱治熱。從其病者。謂之反治。如以熱治寒。而寒拒熱。則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熱。而熱拒寒。則反佐

以熱而入之。是皆反佐之義。亦不得不然而然也。又曰
熱因寒用者。如大寒內結。當治以熱。然寒甚格熱。藥不
得入。則以熱藥冷服。下嗌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情
且不違。而致大益。寒因熱用者。如大熱在中。以寒攻治。
則不入。以熱攻治。則病增。乃以寒藥熱服。入腹之後。熱
氣既消。寒性遂行。情且協和。而病以減。此皆反佐之義
也。外如仲景治少陰之利。初用白通湯。正治也。繼因有
煩。而用白通加豬膽汁湯。反佐也。其治霍亂吐利脈微
欲絕者。初用四逆湯。正治也。繼因汗出小煩。而用通脈
四逆加豬膽汁湯。反佐也。若今之所謂反佐者。則不然。
觀丹溪之治。吞酸以黃連爲君。而以吳萸佐之。治心腹

痛倍加山梔。而以乾薑佐之。夫旣謂其熱。寒之可也。何以復用乾薑茱萸。旣謂其寒。熱之可也。何以復用黃連梔子。自相矛盾。能無誤乎。夫反佐之法。病治之權也。經者日用之經常。權者制宜之權變。必於正經之外。方用權宜。豈隨病處方。卽宜用乎。然則何者宜反。何者不宜反。蓋正治不效者宜反也。病能格藥者宜反也。火極似水者宜反也。寒極反熱者宜反也。真以應真。假以應假。設無格拒假證。自當正治。何以反爲。不當權而權。則悖理反常。不當反而反。則攻邪失正。烏可混耶。張景岳

夫病有宜湯者。宜圓者。宜散者。宜下者。宜吐者。宜汗者。宜灸者。宜鍼者。宜補者。宜按摩者。宜導引者。宜蒸熨者。

宜煖洗者。宜悅愉者。宜和緩者。宜水者。宜火者。種種之法。若非良善精博。難爲取愈。庸下淺識。亂投湯圓。汗下補吐。動使交錯。輕者令重。重者令死。且湯可以滌蕩藏府。開通經絡。調品陰陽。祛分邪惡。潤澤枯朽。悅養皮膚。養氣力。助困竭。圓可以逐風冷。破堅癥。消積聚。進飲食。舒營衛。開關竅。散者能祛風邪暑溼之氣。據寒溼渾濁之毒。發散四肢之壅滯。除翦五藏之結伏。開腸和胃。行脈通經。下則疏豁開塞。補則益助虛乏。灸則起陰通陽。鍼則行營引衛。導引則可以逐客邪於關節。按摩則可以驅浮淫於肌肉。蒸熨辟冷。煖洗生陽。悅愉爽神。和緩安氣。若實而不下。則心腹脹滿。煩亂鼓腫。若虛而不補。

則氣血消散。肌肉耗土。精神脫失。意志昏迷。可汗而不汗。則毛孔閉塞。悶絕而終。合吐而不吐。則結胸上喘。水食不入。當灸而不灸。則冷氣重凝。陰毒內聚。厥氣上衝。分隧不散。當鍼而不鍼。則營衛不行。經絡不利。宜導引而不導引。則邪侵關節。固結難通。宜按摩而不按摩。則淫隨肌肉。久留不消。宜蒸熨而不蒸熨。則冷氣潛伏。漸成痺厥。宜煖洗而不煖洗。則陽氣不行。陰邪相害。不當下而下。則開腸蕩胃。洞泄不禁。不當汗而汗。則肌肉消絕。津液枯耗。不當吐而吐。則心神煩亂。藏府奔衝。不當灸而灸。則重傷經絡。內畜痰毒。反害中和。不當鍼而鍼。則氣血散失。機關細縮。不當導引而導引。則真氣勞敗。

邪氣妄行。不當按摩而按摩。則肌肉膩脹。筋骨舒張。不當蒸熨而蒸熨。則陽氣偏行。陰氣內聚。不當煖洗而煖洗。則湯灼皮膚。熱生肌肉。不當悅愉而悅愉。則神失氣消。精神不快。不當和緩而和緩。則氣停意折。健忘傷志。大凡治療。要合其宜。脈狀病候。少陳於後。凡脈不緊數。則勿發汗。脈不疾數。不可以下。心胸不閉。尺脈微弱。不可以吐。關節不急。營衛不壅。不可以鍼。陰氣不盛。陽氣不衰。勿灸。內無客邪。勿導引。外無淫氣。勿按摩。皮膚不痺。勿蒸熨。肌肉不寒。勿煖洗。神不凝迷。勿悅愉。氣不奔急。勿和緩。順此者生。逆此者死。

中藏經

經云。識得標。只助本。治千人。無一損。如脾土虛者。溫煖

以益火之原。肝木虛者。濡潤以壯水之主。肺金虛者。甘緩以培土之基。心火虛者。酸收以滋木之宰。腎水虛者。辛潤以保金之宗。此治虛之本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此治實之本也。金爲火制。瀉心在保肺之先。木受金戕。平肺在補肝之先。土當木賊。損肝在扶脾之先。水被土乘。清脾在滋腎之先。火承水制。抑腎在養心之先。此治邪之本也。○病屬於虛。治宜以緩。虛者精氣奪也。蓋病已沈痼。治須次第。故治虛無速法。亦無奇法。如家貧年久。室內空虛。非旦夕間事也。病屬於實。治宜以急。實者邪氣勝也。蓋邪不速逐。爲害滋蔓。故治

實無緩法。多有奇法。如寇盜在家。當開門急逐卽安。此病機緩急之法也。○要知平人而至於病。必由於水火二家先病也。病至於大。必由於水火二道病極也。大至於危。必由於水火二氣將脫也。故小病或由於氣血之偏。而大病必由於水火之害。舍氣血以治小病。舍水火以治大病。真猶緣木求魚。其可得乎。馮氏錦囊

凡治病。惟發表不遠熱。非發表則必遠熱矣。惟攻裏不遠寒。非攻裏則必遠寒矣。不當遠而遠。當遠而不遠。其害不可勝言。○今人外感病兼內傷者居多。用藥全要分別。如七分外感。三分內傷。則治外感藥中。宜用緩劑。小劑及薑棗和中爲引。庶無大動正氣汗血等累。若七

分內傷。三分外感。則用藥全以內傷爲主。蓋內傷之人。纔有些微外感。即時發病。不似壯盛之人。必所感深重。其病乃發也。○凡治陰病。得以轉陽。則不藥自愈。縱不愈。用陰分藥一劑。或四物二連湯。或六味地黃湯。以濟其偏。則無不愈。○畜魚千頭者。必置介類於池中。否則其魚乘雷雨而冉冉騰散。蓋魚雖潛物。而性樂於動。以介類沈伏之物。而引魚之潛伏不動。同氣相求。理通元奧。故治真陽之飛越。不以龜黿之類引之下伏。不能也。

喻嘉言

舊唐書談賓錄云。病之用藥。有正相當者。祇須單用一味。直攻其病。藥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脈。莫識

病源。惟以臆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冀其偶獲。如此療病。不亦疏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彼此牽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知新錄

治病先去病根。然後可用收滯。澣衣須去垢膩。然後可加粉飾。朱丹溪

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王太僕

先救人。後治病。醫當醫人。不當醫病。○治感證。始終以存津液爲第一義。○推陳可以致新。致新可以推陳。○內傷之新。補之當早。外感之新。散之戒重。內傷之久。補

之當峻當速。外感之久。散之不可峻不可速。○有內傷似外感者。此火不可發散。發散則亡陰。不可以霜雪壓之。壓之則滅火。蓋非水無以救火。非有根之水。不足以救離根之火。○何謂虛實。有陰虛。有陽虛。有先天之陰陽虛。何謂陰虛。血虛也。何謂陽虛。氣虛也。血虛者補其血。四物湯之類是也。氣虛者補其氣。補中益氣湯之類是也。先天之陰虛者。六味左歸之類是也。先天之陽虛者。八味右歸之類是也。有攻伐太過之陽虛者。如用寒涼而致陽遏不升。當以參术黃耆溫之。甚者薑桂以助之。又甚者八味右歸從其原以救之。有攻伐太過之陰虛者。如用發散而致津液乾枯。當以歸芍熟地滋之。拘

杞龜鹿兩膠黏膩之物以填之是也。

己任編

凡診脈左右俱病者。治在右。以天地之氣自右行左耳。上下俱病者。治在下。以萬物之氣自下行上耳。故心肺俱病。治在膻中。肝脾俱病。治在胃。兩腎俱病者。治在右腎。此重在右也。心肝俱病治在肝。肝腎俱病治在腎。心腎俱病亦治在腎。肺脾俱病治在脾。脾腎俱病治在腎。肺腎俱病亦治在腎。此重在下也。又肺與左腎俱病。治在左腎。心與右腎俱病。治在右腎。亦重下也。肺與肝俱病。治在肺。腎與脾俱病。治在脾。亦重右也。或曰心脾俱病。治火補土。何反言之。然治火補土。乃治足少陰。亦上病治下也。若治手少陰。則不能補脾。且將剋肺。故心脾

俱病。治土除溼。心邪自旺。脾土亦燥。二藏俱理。所以治下可以理上。治右可以理左。均爲本治。其標治不與此並論焉。魏荔彤

若夫土者從火寄生。卽當隨火而補。然有至妙之理。陽明胃土。隨少陰心火而生。故補胃土者。當補心火。而歸脾一方。又從火之外家而補之。俾木生火。火生土也。太陰脾土。隨少陽相火而生。故補脾土者。當補相火。而入味丸一方。合水火既濟而蒸腐之也。○今之言補肺者。人參黃耆。清肺者黃芩麥冬。斂肺者五味子。瀉肺者葶苈枳壳。病之輕者。豈無一效。若本原虧損。毫不相干。蓋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丹家謂之母藏。

子宮。子隱母胎。肺名嬌藏。畏熱畏寒。腎中有火。則金畏火刑。而不敢歸。腎中無火。則水冷金寒。而不敢歸。或爲喘脹。爲咳嗽。爲不寐。爲不食。如喪家之狗。斯時也。欲補土母。以益子。則喘脹愈甚。若清之瀉之。則肺氣日消。死期迫矣。惟收斂者。僅似有理。然不得其門。從何而入。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凡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納氣歸元也。毋徒從事於肺。或壯水之主。或益火之原。火向水中生矣。○咳血發熱。未必成瘵。服四物知柏之藥不已。則瘵成矣。胸滿膨脹。悒悒不快。未必成脹。服山楂神麴之藥不已。則脹成矣。面浮胻腫。小便閉滯。未必成水。服滲利

之藥不已。則水成矣。氣滯膈塞。未必成噎。服青皮枳殼。人知補之爲補。而不知瀉之爲補。知瀉之爲瀉。而不知補之爲瀉。故補血以益營。非順氣則血凝。補氣以助衛。非活血則氣滯。醫學入門

治虛邪者。當先顧正氣。正氣存則不致於害。且補中自有攻意。蓋補陰卽所以攻熱。補陽卽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氣復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氣竭而命不傾者。○東方之木。無虛不可補。補腎卽所以補肝。北方之水。無實不可瀉。瀉肝卽所以瀉腎。故曰肝腎同治。腎應北方癸水。於卦爲坎。於象爲龍。龍潛海底。龍起而火隨之。肝應

東方乙木。於卦爲震。於象爲雷。雷藏澤中。雷起而火隨之。故曰乙癸同源。李士材

乙癸同源說。究不得其理之所以然。肝者巽木。腎者坎水。河圖二七同宮。洛書二七相連。此水木所以同根。故二火亦同根也。人知水能生木。不知木亦能生水。同氣相求。以五行驗之。甲木生在亥。此以陽水生陽木。癸水生在卯。此以陰木生陰水。其理固昭然矣。更以人身驗之。酸者木之味也。言酸思酸。則齒齦而津液卽生。木之生水。其感召有甚神速者。故水固所以生木。補木亦所以生水。六味丸補腎之劑。而用山茱萸以補肝。其理微矣。觀乙癸之同源。醫家其可輕言伐木平肝乎。河洛精蘊

肝之治有數種。水衰而木無以生者。用地黃丸。乙癸同源是也。土衰而木無以植者。用參苓白朮散。緩肝培土是也。本經血虛有火者。用逍遙散清火。血虛無火者。用歸脾湯養陽。至於補火之法。亦下同乎腎。而瀉火之治。則上類乎心。左金丸獨用黃連爲君。從實則瀉子之法。以直折其上炎之勢。吳茱萸從類相求。引熱下行。并以辛溫開其鬱結。懲其扞格。故以爲佐。然必木氣實。而土不虛者。庶可相宜。胡天錫

內經濁氣在上。則生贖脹。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此四句。乃治上下二焦緊要之法。故治胸膈脹滿。多用降下藥。如牛膝茯苓之類。治瀉利日久。多用升上藥。如升麻柴

胡之類。不可不知。

吳篁池

今之治氣疾。惟知求之脾肺。而不知求之腎。所以鮮效。夫腎間動氣。爲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有因房勞過度。或稟受素弱。腎經不足。氣無管束。遂多鬱滯。致生諸病。醫者止知理氣。而氣愈不可理。又以快藥下之。而死者過半矣。復有以爲脾虛不能運化之故。而從事補脾。僅可苟延歲月。終不免於死。此不知補腎之過也。宜用破故紙茴香胡盧巴之類主之。○凡用調氣藥。須兼用和血藥佐之。蓋未有氣滯而血能和者。血不和則氣益滯矣。

王宇泰

治氣虛有三法。上氣虛者。升而舉之。下氣虛者。納而歸

之中氣虛者。溫而補之。○用藥之妙。須從虛處着力。一
落在實處。再難長進。頭痛醫頭。此醫家之大忌。周慎齋

見痰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莫發汗。有熱莫攻熱。喘
生毋耗氣。精遺毋止濇。王應震

大熱利小便。亦釜底抽薪之義。○治風藥須兼養血藥。
制其燥也。養血藥須兼搜風藥。行其滯也。醫方集解

治風先治血。血行風自滅。陳良甫

肥人之身。以火爲寶。瘦人之身。以溼爲寶。故肥人不任
清涼。瘦人不任溫補。○肝以散爲補。心腎以收爲補。脾
以燥爲補。肺以潤爲補。腸胃以通爲補。古人有以大黃
爲補劑者。腸胃閉結。氣不行也。怡堂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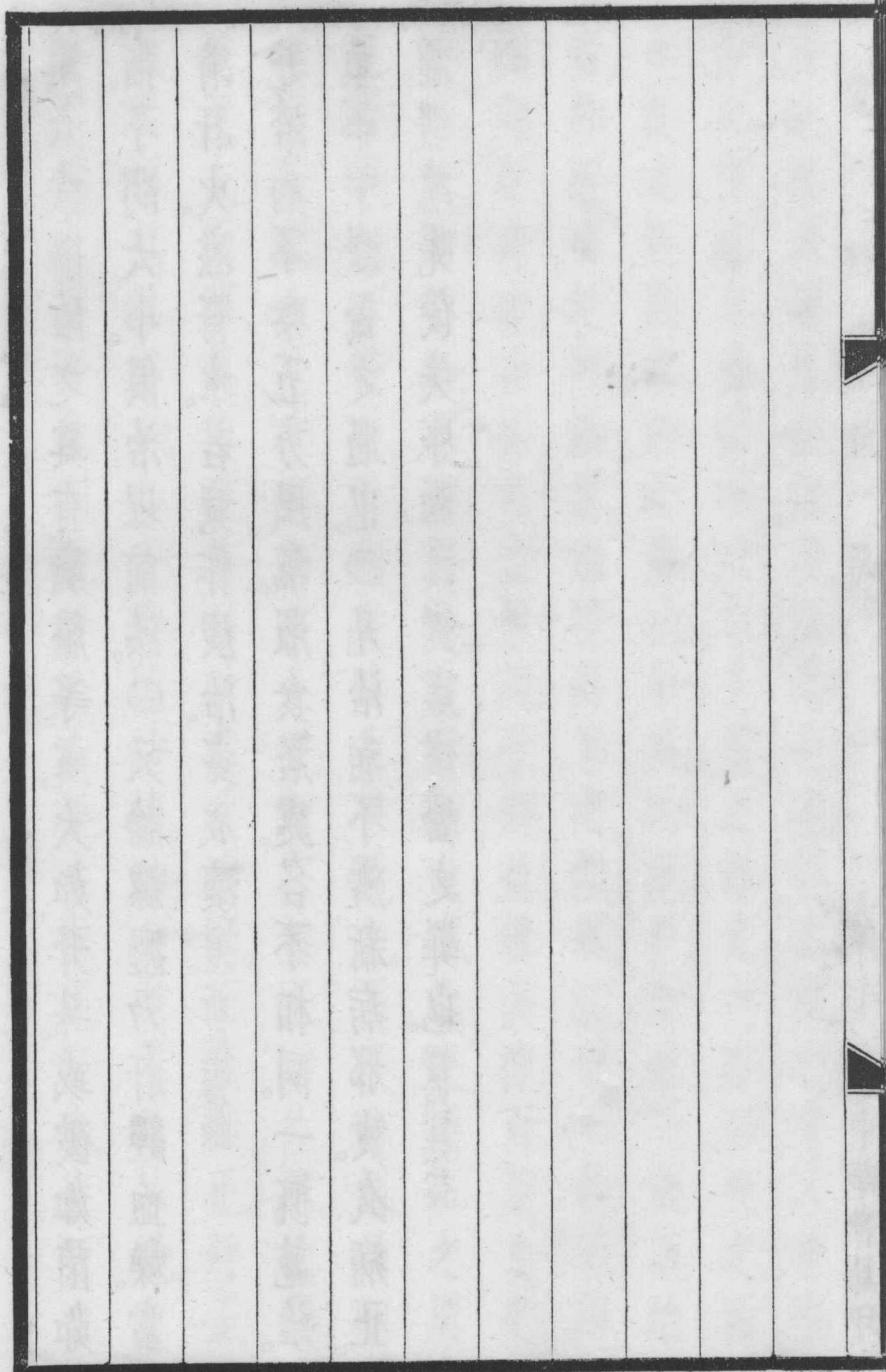
勿見熱而投涼。勿因咳而理肺。○九竅不和。皆屬胃病。上下交病。治在中焦。○凡元氣已傷。而病不愈者。當與甘藥。理陽氣。當推建中。顧陰液。須投復脈。○治肝病三法。辛散以理用。酸泄以體用。甘緩以益用。葉天士

凡病傷於情志。治以和肝開心醒脾解鬱爲主。然須輕藥緩治。漸可向愈。若用重藥。反傷其胃氣矣。○凡外感病挾食者頗多。當思食爲邪裏。散其邪則食自下。若雜消導於發散藥中。胃汁復傷。因而陷閉者多矣。至若風多挾暑溼寒。或挾燥火。或挾惱怒勞倦房事。及肝氣宿瘕諸血等證。皆外感之病。無有不挾者。所貴隨證制宜。斟酌盡善。庶無差誤。吳醫彙講

有此形故有此病。病者形爲之也。然六邪之中人也。形受之。氣味之藥物能治之。七情之傷人也亦形受之。而七情之起。則由於心意識。故其爲病。有難盡於藥石治者。如經言怒可勝思。悲可勝怒之類。以無形治無形。以相剋取相生。自有無窮妙義。予病憂鬱傷神。百藥不效。幸得致身雲路。以喜開憂。而痼病遂瘳。此豈藥石之所能治哉。○方書言。治病衰其大半而止。不可過劑。過則反傷正氣。大凡攻病去其大半。卽宜養正而佐以祛邪。正氣充而邪氣自盡。若必欲盡攻其邪。而後補正。將正氣與邪氣俱竭矣。○凡癰腫結核。世人多視爲外科。立齋以爲此屬腎水虧損。肝火血燥。法當滋腎水。生肝血。

用六味湯治之。其有胸膈等處。大如升斗。或破如菌茹。榴。不問大小。俱治以前法。○又論瘰癧乃肝經血燥。當清肝火。滋腎水。若竟作痰治。多成壞證。折肱漫錄

凡治病不察五方風氣。服食居處。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藥不中窵。醫之過也。○凡治病不辨新病邪實。久病正虛。緩急先後失序。而實實虛虛。醫之罪也。醫門法律



醫則

經義

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
切而知之謂之巧。素問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禮記

三折肱知爲良醫。左傳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論語

哲言

九折臂而成醫。楚辭

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范文正

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

扁鵲

古之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脈。上醫醫未病。中醫醫欲病。下醫醫已病。○今之醫者。不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終循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診決九侯。曾無髮鬚。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欲視死別生。固亦難矣。此皆醫之深戒也。

千金方

夫醫者。非仁愛之士。不可託也。非聰明達理。不可任也。非廉潔明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其德能仁。

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時運氣之序。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順逆之節。原疾病之輕重。量藥劑之多少。貫微洞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初學記

醫之爲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致其約。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讀儒書。明易理。素難本草脈經。而不少略者何。蓋非四書。無以通義理之精微。非易。無以知陰陽之消長。非素問。無以識病。非本草。無以識藥。非脈經。無以診候。而知寒熱虛實之證。醫學集成

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醫。惟會理之精。故立論之確。卽遺之萬世。而無弊。彼知醫。不知易者。拘方之學。一隅之

見也。以小道視醫。以卜筮視易。亦蠭之測。豹之窺也。惡足以語此。醫旨緒餘

儒家有堯舜。醫家有軒岐也。儒家有孔子。醫家有仲景也。堯舜之道。非孔子而不傳。軒岐之道。非仲景而莫顯。世未有不讀孔子書而稱儒者。多有不讀仲景書而稱醫者。程郊倩

倉公神醫。乃生五女而不生男。其師公乘陽慶。亦年七十餘無子。醫乃無種子之術。李濂醫史

醫家切須自養精神。專心道業。勿涉一毫外務。蓋醫者意也。審脈辨證處方。全賴以意爲主。倘精神不足。則厭煩苟率。而艱於深心用意矣。○孫思邈之祝醫者曰。行

欲方而智欲圓。心欲小而膽欲大。嗟乎。醫之神良盡於此矣。宅心醇謹。舉動安和。忌心勿起。貪念罔生。毋忽貧賤。毋憚疲勞。檢醫典而精求。對疾苦而悲憫。如是者謂之行方。稟賦有厚薄。年歲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緩急。境地有貴賤。風氣有柔強。天時有寒熱。晝夜有重輕。受病有新久。運氣有太過不及。知常知變。能神能明。如是者謂之智圓。望聞問切宜詳。補瀉寒溫須辨。當思人命至重。冥報難逃。如是者謂之心小。補卽補而瀉卽瀉。熱斯熱而寒斯寒。抵當承氣。時用回春。薑附理中。恆投起死。如是者謂之膽大。四者似分而實合也。馮氏錦囊醫者依也。有身者所依賴以生全者也。想者由心識中。

想像前境。施設種種名種種言者也。故將生全有身者。
當想定人身平常境界。及不平常境界而爲治也。又云
醫者意也。而意之所變爲想。以思想平治其不平常。則
平常境界。醫所當想者矣。故作醫想。盧不遠

館師無坐板氣。地師無流藝氣。禪師無杖拂氣。煉師無
丹汞氣。醫師無方術氣。方是白描畫手。本分師家。○醫
有膏粱藜藿之不同。原其傳派多門。趨向不類。難與并
爲優劣。擅膏粱之術者。專一附桂名世。得藜藿之情者。
無非枳橘見長。第膏粱之治多難愈。以其奉養柔脆。痰
涎膠固乎上。精神凋喪乎下。卽有客邪。非參無以助諸
藥之力。藜藿之患都易除。以其體質堅韌。表邪可以恣

發。裏邪可以峻攻。縱有勞傷。一尤足以資百補之功。張

路玉

醫不貴於能愈病。而貴於能愈難病。病不貴於能延醫。而貴於能延真醫。夫天下事。我能之人亦能之。非難事也。天下病。我能愈之人。亦能愈之。非難病也。惟其事之難也。斯非常人之所能知。病之難也。斯非常醫之所能療。故必有非常之人。而後可爲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醫。而後可療非常之病。第以醫之高下。殊有相懸。譬之升高者。上一層有一層之見。而下一層者。不得而知之。行遠者。進一步有一步之聞。而近一步者。不得而知之。是以錯節盤根。必求利器。陽春白雪。和者爲誰。○病家

之要。雖在擇醫。然而擇醫非難也。而難於任醫。任醫非難也。而難於臨事不惑。確有主持。而不致朱紫混淆者。之爲更難也。倘不知此。而偏聽浮議。廣集羣醫。則駢驥。不多得。何非冀北鴛羣。帷幄有神籌。幾見圮橋傑豎。危急之際。奚堪庸妄之誤投。疑似之秋。豈可紛紜之錯亂。一着之謬。此生付之矣。以故議多者無成。醫多者必敗。多何以敗也。君子不多也。欲辨其多。誠非易也。然而尤有不易者。則正在知醫一節耳。夫任醫如任將。皆安危之所關。察之之方。豈無其道。第欲以慎重與否觀其仁。而怯懦者實似之。穎悟與否觀其智。而狡詐者實似之。果敢與否觀其勇。而孟浪者實似之。淺深與否觀其博。

而強辨者實似之。執拗者若有定見。誇大者若有奇謀。熟讀幾篇。便見滔滔不竭。道聞數語。何非鑿鑿有憑。不反者臨涯已晚。自是者到老無能。執兩端者。冀自然之天功。廢四診者。猶暝行之瞎馬。得穩當之名者。有耽擱之誤。昧經權之妙者。無格致之明。有曰專門。決非通達。不明理性。何謂聖神。又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者。誠接物之要道。其於醫也則不可。謂人己氣血之難符。三人有疑。從二同者。爲決斷之妙方。其於醫也亦不可。謂愚智寡多之非類必也。小大方圓全其才。神聖工巧全其用。能會精神於相與之際。燭幽隱於元冥之間者。斯足謂之真醫。而可以當性命之任矣。○明哲二字。爲見幾。

自保也。夫醫患不明。明則治病何難哉。而所患者。在人情耳。人事之變。莫可名狀。如我有獨見。豈彼所知。使彼果知。何藉於我。每有病臨危劇。尚執淺見。從旁指示。某可用某不可用。重之云太過。輕之言不及。一不合意。必有後言。是當見幾之一也。有雜用不專。主見不定。藥已相投。渠不知覺。忽惑人言。舍此慕彼。凡後至者。欲顯己長。必談前短。及其致敗。反以嫁讟。是當見幾之二也。有病入膏肓。勢必難療。憐其苦求。勉爲舉手。當此之際。使非破格出奇。何以濟急。倘出奇無功。徒駭人目。事後必招浮議。是當見幾之三也。或有是非之場。爭競之所。利害所居。恐涉其患。是當見幾之四也。有輕醫重巫。可無

可有。徒用醫名。以盡人事。尚有村鄙之夫。不以彼病爲懇。反云爲我作興。吁。誠可哂也。是當見幾之五也。有議論繁雜者。有親識要功者。有內情不協者。有任性反覆者。皆醫中所最忌。是當見幾之六也。凡此六者。俱當默識。而惟於縉紳之間。尤當加意。蓋恐其不以爲功。而反以爲罪。何從辨哉。雖曰吾盡吾心。非不好生。然勢有不可由者。不得不見幾進止。明哲自保。不可少也。

張景岳

一醫醫不學無術之病。醫以生人。亦以殺人。惟學則能生人。不學則適足以殺人。蓋不學則無以廣其識。不學則無以明其理。不學則不能得其精。不學則不能通其權達其變。不學則不能正其訛去其弊。如是則冒昧從

事。其不至殺人也幾希矣。或曰。醫必有傳。或傳之於師。
或傳之於祖若父。皆學也。抑知恃此以爲學。其去學也
遠矣。彼僅恃其傾耳聽受之逸。必不復有心思研究之
勞。且旣守其一成不易之規。則必昧乎神明變化之理。
一若歷代諸賢聖。皆不如其師其祖若父之足信從也。
一若歷代賢聖垂訓之書。皆不如其師其祖若父之口
語爲足憑也。故善學者。無論有傳無傳。總非求得乎古
昔聖賢之理不可也。自靈素而下。以及於近代諸書。無
不細心探討。識高理透。眼快心靈。凡遇一病。必認得真。
拿得定。不爲邪說所惑。不爲假象所欺。得心應手。起死
回生。以此言學。則真學也。學真而術自神矣。豈僅僅得

之聽受之間。守其一成之規者。遂得謂之學哉。若僅恃此以爲學。則必得其偏而失其全。得其淺而失其深。得其皮毛而失其神髓。得其俗套而失其真詮。及其臨證。施治。非隔靴搔癢。卽傍皮切血。非畫餅充饑。卽鳩酒解渴。此術之不精。由學之不足也。此不學無術之病。所宜急醫者也。○一醫醫脈證罔辨之病。凡醫人用藥。須先認證。認證須先審脈。審脈明。斯認證真。認證真。斯用藥當。凡有一證。卽有一證之寒熱虛實。苟不有以辨之。其能不倒行而逆施乎。惟是證之重者。大寒偏似熱。大熱偏似寒。大虛偏似實。大實偏似虛。若僅就其似者而藥之。殺人在反掌間也。然則於何辨之。卽於脈辨之。如傷

寒脈浮而緊數。按之有力者。知其證爲陽邪在表也。若沈而急數。重按有力者。知其證爲陽邪入裏也。又如沈而且遲細而且弱者。知其證爲純陰無陽也。若浮大滿指。按之如絲者。知其證爲陰極似陽也。諸如此類。宜細心辨别。斯臨證無騎牆之見。用藥無相左之虞。其奈近日醫家。絕不言此。但曰某藥可治某病。某病當用某方。至問其病之爲寒爲熱爲虛爲實乎。則茫然罔辨也。卽或辨之。又往往以虛爲實。以寒爲熱。是又甚於不能辨者也。其不能辨證者。由於不能辨脈也。醫嘗告人曰。脈作不得準。更有何者可作準乎。從來證之疑似難決者。須於脈決之。雖昔賢亦有從脈不從證。從證不從脈之

論。抑知所謂不從者。正深於從也。如沈細遲濇。乃陰寒脈也。而其證卻煩躁作渴。面赤身熱。若以此爲熱證而清之。則斃矣。惟補之溫之。不從其假熱之證。正從其真寒之證。而非真謂證有不必從者也。又如狂躁力雄。踰垣上屋。此火熱證也。而其脈卻沈伏入骨。若以此爲陰脈。而溫之則危矣。惟清之下之。不從其陰寒沈伏之脈。正從其熱極反伏之脈。而非真謂脈有不可從者也。總之。從其真不從其假。不從者其外貌。從者其神髓。醫家苟不辨此。未有不顛倒錯亂。一劑之誤。命卽隨之。此脈證罔辨之病。所宜急醫者也。○一醫醫輕忽人命之病。診云。醫家有割股之心。安得有輕忽人命者哉。然觀於

今而嘆其言之不驗也。或是古昔之言。而於今不符也。
今時之醫。不惟無割股之心。若并無援手之意。病家殷
勤延醫。希冀醫能療疾以安生。而醫人若漠不相關。守
定故智。以緩不切膚之藥。期藥之得效。病之得生。迨緩
藥漸死。又絕無引咎之心。絕無媿悔之意。絕無矜憐之
情。其殘忍慘刻。不較之屠人而尤加烈哉。推其故。皆原
於傳受之訛耳。聞名醫之傳人。曰藥性毋厚。藥數毋重。
氣薄劑輕。庶易於解手爲之徒者。謹遵名醫妙訣。謂病
重切不可爲人擔利害。仍留原病還他。嗟嗟。延醫用藥。
原爲去病。若仍留病。何貴乎醫。旣留病。則必不能留命。
若留一輕病。必漸加重。若留一重病。必漸至死。還他者。

聽其從容自死之謂也。所以愈遵輕藥易解之師傳。共安於留病還人之習向。一任急來。我惟緩受。往往有可生之機。必不用切當之藥以相救。祇恐失一已之名與利。遂不顧人之死與生。此輕忽人命之病。所宜急醫者也。○一醫醫遵守時套之病。天下事莫便於套。亦莫害於套。醫而涉套。則至便而尤至害者也。時套之學也。至易。不必費心思之勞。不必多研究之苦。不煩按脈切理。不待讀書講求。不待深究藥性。詳察病情。祇學一二最易入俗之語。凡視一病。便云是火。或病人自以爲虛。則云雖虛卻不可補。或云只宜平補。不可過補。或云只宜清補兼施。不可溫補。只此數語。便足投病人之機。動旁

人之聽矣。而於藥。則單擇輕飄無力者三十餘種。凡治一病。無論寒熱虛實。男婦老幼。及輕淺危篤者。悉以此投之。正如戴寬大之帽。不必各合人頭。又如嚼屠門之肉。何須真充人腹。至若參耆歸术等項。稍有益於元氣者。概行刪去不用。誠恐味厚之藥。一有不當。卽顯弊端。招人指責。不若輕清之味。雖不見功。亦不卽見害。而孰知其大害存焉。邪熾不能爲之攻。正衰不能爲之輔。由是病人命登鬼籙。而醫人則病入膏肓矣。此遵守時套之病。所宜急醫者也。○一醫醫藥似對證之病。甚哉似之一字。爲害匪輕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不惡其非。而惡其似而非。良有以也。夫醫之權衡。在於用藥。藥之妙。

用期於對證。無如今之所謂對證者。正其不對證者也。何也。徒得其似故也。如發熱。則用柴胡黃芩之類似也。至其熱之爲外感乎。爲內傷乎。爲陰虛乎。爲中寒乎。不問也。但曰此退熱對證之藥也。如頭痛。則用川芎藁本之類似也。至其痛之爲風寒乎。爲血虛乎。爲虛陽貫頂乎。陰證頭痛如破乎。不問也。但曰此止痛對證之藥也。如腹脹。則用枳殼厚朴之類似也。至其脹之爲食滯乎。爲脾虛乎。爲寒凝氣結乎。陰水成鼓乎。不問也。但曰此寬脹對證之藥也。又如口渴。則用麥冬花粉之類似也。至其渴之爲實熱乎。爲虛炎乎。爲陽邪入胃乎。陰邪入腎乎。抑氣虛無津。腎虛水不上升乎。不問也。但曰此治

渴對證之藥也。如此之類。不勝枚舉。豈知古人用藥中多變化。有似乎不對證而實對證者。不僅在形似之間也。有如上病下取。下病上取者。若用上藥治上。下藥治下。則似而非矣。又有從陽治陰。從陰治陽者。若以陽藥治陽。陰藥治陰。則似而非矣。又有通因通用。塞因塞用者。若以通藥治塞。塞藥治通。則又似而非矣。無如業醫者。不求其真。但求其似。以真者人不知。似者人易曉。故一得其似。而醫人遂自負其明。病人遂深信其是。旁人無由見其誤。他醫亦莫得指其失。此似之一字。易於欺人。易於惑世。易於入俗。易於盜名。詎知其藥與病全無涉者。此一似也。藥與病正相反者。此一似也。藥不能去

病而反增病者。此一似也。藥期以救命而適以送命者。此一似也。似之爲害可勝言哉。此藥似對證之病所宜急醫者也。○一醫醫曲順人情之病。醫有爲病人所喜近。爲旁人所稱揚。爲羣醫所欵洽。而實爲醫人之大病者。曲順人情是也。病人何嘗知醫。遇病輒疑是風是火。病人安知藥性。對醫自謂宜散宜清。醫人欲得病人之歡心。不必果是。而亦以爲是。未必相宜。而亦以爲宜。其曲順病人之情有然也。或旁有親友探問者。每每自負知醫。往往欲出已見。而醫人遂極口讚其高明。未舉方先謙恭請教。旣舉方又依命增刪。其曲順旁人之情有然也。近醫以隨波逐浪爲良法。以同流合污爲趨時。不然也。

求病家有實效。只願衆醫無閒言。其曲順醫人之情。又有然也。夫其所以曲順病人之情。旁人之情。醫人之情者。何也。蓋醫人意欲取貲於病人。苟拂其情。則病人必謂是堅持獨見。不通商量。由是推而遠之矣。醫人欲藉吹噓於旁人。苟拂其情。則旁人皆議爲偏執驕傲。不肯虛心。不復爲之薦舉矣。醫人更欲互相標榜。苟拂其情。則皆惡其攻人短。表己長。讒言布散。則聲名減而財利去矣。此所以不得不曲順人情也。然吾爲醫者計。果能學識高。道理明。認證真。用藥當。實能起沈疴。救危命。何妨特立獨行。每製一方。用一藥。如山嶽之不可動搖。依用則生。不依用則死。在病人方稱感不已。旁人自嘆服。

不遑。醫人卽懷嫉妬。亦無從肆其萋斐之言。又何必委曲周旋。以圖主顧。希薦舉避讒謗哉。無如醫人未必能具卓然之見。又恐獲罪於人。失利於己。所以隨風倒舵。阿諛順從。徒效妾婦之道。此曲順人情之病。所宜急醫者也。醫驗錄

爲醫固難。而爲名醫尤難。何則。名醫者。聲價高。敦請不易。即使有力可延。又恐往而不遇。卽或可遇。其居必非近地。不能旦夕可至。故凡輕小之疾。不卽延治。必病勢危篤。遷延日久。屢易醫家。廣試藥石。一誤再誤。已成壞證。然後求之。彼名醫者。豈真有起死回生之術哉。病家不明此理。以爲如此大名。必有回天之力。若如他醫之

束手亦何以異於人哉。於是望之愈切。而責之愈重。若其病斷然必死。則明示以不治之故。定之死期。飄然而去。猶可免責。倘萬死之中。猶有生機一線。若用輕劑。以冀圖塞責。則於心不安。若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醫誤治之咎。盡歸於己。雖當定方之時。未嘗不明白言之。然人情總以成敗爲是非。旣舍我藥而死。其咎不容諉矣。又或大病差後。元氣已虛。餘邪尚伏。善後之圖。尤宜深講。病家不知。失於調理。愈後復發。仍有歸罪於醫之未善者。此類甚多。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知其難。固宜慎之。又慎而病家及旁人。亦宜曲諒也。然世又有獲虛名之時醫。到處誤人。而病

家反云。此人治之不愈。是亦命也。有殺人之實。無殺人之名。此必其人別有巧術以致之。不在常情之內矣。徐

靈胎

嘗見一醫。方開小草。市人不知爲遠志之苗。而用甘草之細小者。又有二醫。方開蜀漆。市人不知爲常山之苗。而令加乾漆者。凡此之類。如寫玉竹爲萎蕤。乳香爲薰陸。天麻爲獨搖草。人乳爲蟠桃酒。鵝糞爲左蟠龍。龕心土爲伏龍肝者。不勝枚舉。但方書原有古名。而取用宜乎通俗。若圖立異矜奇。致人眼生不解。危急之際。難保無誤。又有醫人工於草書者。醫案人或不識。所係尚無輕重。至於藥名。則藥舖中人。豈能盡識草書乎。孟浪者。

約略撮之而貽誤。小心者往返詢問而羈延。可否相約。
同人。凡書方案。字期清爽。藥期共曉。吳醫彙講。

病箴

經義

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素問
子之所慎。齋戰疾。論語

哲言

人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所謂游魂耳。雖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無以濟之。皇甫謐

程子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孝不慈。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朱子遺書

幼幼之心。人所易發。老老之心。人或昧焉。使愛親如愛子。則人子盡曾參矣。韓飛霞

吾有疾病。必盡告醫。使其了然於心。然後參之以脈。今人以脈試醫。猶以身試藥也。蘇文忠

班固曰。有病不治得中醫。倘一藥之誤。悔將噬臍。古云拙醫療病。不如不療。與此意同。醫學入門

藥者。人生之大利大害也。不遇良醫。不如不藥。不藥而誤也。悔藥而誤也。亦悔。然不藥之悔小。誤藥之悔大。○病者所忌。自酒色勞役飲食及一切例禁外。所大忌者有二。認病爲真。終朝侘傺。一也。求速效。而輕用醫藥。二也。予病中守戒甚嚴。獨此二者。以是久而不痊。慎之哉。

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史記

一廣生煩惱。輕身重財。二飲食無度。不守醫戒。三聽信旁言。過求速效。四但索藥方。妄爲加減。藥味濫惡。煎丸失法。五偏聽禱賽。雜進醫巫。既不識病。又不擇醫。六診視不勤。藥不對病。諱病忌醫。攻補錯亂。七任性反覆。朝王暮李。試藥集醫。蕩滌腸胃。入室家聒噪。動成荆棘。及其致敗。反嫁讒說。九傷生之證。視爲平淡。奪命大劑。

敢沾嘗。十不察病本。愛嗜清涼。妄斷是非。耽誤時日。蘿

峯氏

一俗說我是火體。毫不可用補。此說誤命最多。只聞風鑑家分金木水火土之形。未聞服藥者分金木水火土之體。況又未聞有金體木體水體土體。何得獨有火體。人之臟腑各分配陰陽五行。又安有專以火爲體者。願病人醫人細審其理。勿泥俗說。自誤誤人也。○一俗說證雖虛。卻補不得。病人便深信之。抑知其說自相矛盾。可笑也。病不虛則已。既是虛便當用補。如何又補不得。如人旣已饑寒。自當予以溫飽。若云饑寒而又溫飽不得。有是理乎。揣其意以爲虛而有火。故謂不可補耳。抑

知虛而有火。卽是虛火。正當用補。補則虛回。而火自降。
丹溪云。實火可瀉。芩連之屬。虛火可補。參耆之屬。願治
病者。先審病。再用藥。審定是虛病。便放心用補。無火固
補。有火亦補。只論虛不必論火。補其虛而火自退。奈何
醫家不審虛實。但執補不得三字。如莫須有三字一般。
便斷定虛人罪案。使監守虛牢中。安心待斃而莫之救。
亦可哀矣。○一俗說孩童純陽。更不可補。守此俗說。所
以殺人無算也。用藥只論證。豈論年紀。若實證不當用
補。卽八十歲老人亦不可用。若虛證必當用補。卽半歲
孩童亦當用之。况孩童其質脆嫩。尤易成虛。薛立齋先
生云。小兒易爲虛實。此四字最妙。如食啖稍多。卽內傷。

風寒一觸。卽外感。此易實也。消導稍過。脾卽弱。表散略過。汗不止。此易虛也。蓋小兒氣未盛。血未旺。骨未堅。肉未滿。脾胃卑弱。臟腑空虛。如諸果未至成熟之時。其核尚硬。核中之仁。猶是水漿。又如樹木老幹。雖斧斤不易傷。若初發嫩條。指略攀便折。孰實孰虛。不較然易辨乎。奈何不顧此脆嫩之質。而任意清之散之。虛極則發熱。痰湧。吐瀉交作。漸成慢脾。脾氣散漫。欲絕。仍以牛黃紫雪之屬。通利而鎮墜之。其能復有生機乎。○一俗說附子有毒。不可用。抑知凡攻病之藥。皆有毒。不獨附子爲然。周禮冬至日採毒藥以攻疾。內經有大毒治病。常毒治病。小毒治病之論。扁鵲云。吾以毒藥活人。蓋無毒之

品。不能攻病。惟有毒性者。乃能有大力。凡沈寒痼冷。及傷寒中陰等證。非附子不能驅陰回陽。故本草稱其有斬關奪將之能。追魂奪魄之功。今人但因有毒二字。遂禁錮不用。使陰寒之證。無由復生。且有病則病受之。亦無餘性。旁及作毒。即使有毒。卻能令人生。有毒而生。不勝於無毒而死乎。○一俗說。夏月忌用桂附辛熱等藥。若是則治病用藥。不必論證。只論四時可矣。夏月天炎。便用寒涼藥。冬月天寒。便用溫熱藥。春秋不寒不熱。便用平和藥。有是理乎。如盛冬傷寒傳經陽證。治用石膏大黃承氣之類。豈以冬月天寒。便當忌用寒涼耶。若夏月本屬伏陰在內。而人又多食冷物。或冷水洗浴。或裸

體貪涼。故中陰中寒之證。夏月更多。豈以夏月陰寒之證。亦忌用溫熱。以視其死耶。夏月瘧痢。每多夾陰之證。卽當同傷寒陰證治法。非溫補不能救。而況乎直中陰經之證。舍桂附更將奚恃乎。第人不能辨認。故只知溫熱。當忌耳。豈知寒涼殺人。易如反掌耶。往往見治夾陰瘧痢。亦同治邪瘧熱痢法。直以芩連大黃之類殺之。遇中陰寒證。不曰中暑。便云受熱。直用白虎湯香薷飲之。類殺之。辛熱固當忌矣。不知寒涼殺人。亦當忌否。○一俗說治重病先須用藥探之。方爲小膽細心。愚謂此非小膽也。非細心也。第無目耳。試看門前無目乞兒。以竹棒點地。探途路也。捫牆摸壁。探門戶也。縱探得是路。又

不知是坑是梗。縱探着有門。又不知是廟宇是住宅。何如有目者。一目了然。既看得清。又毫不費力。故治病而用探法。再探不着。卽探着。亦探不清。况從來重病最易哄人。大實偏似虛。大虛偏似實。大寒偏似熱。大熱偏似寒。探着相似處。必與真處相反。再待探着真處。而前之反藥。已不可救矣。惟有目醫人。一眼覲定病之真情。或大瀉實。或大補虛。一發中的。使久病立效。危病立安。豈不直捷痛快。何用東掏西摸。作瞎子行徑。若危急之證。能待爾從容細探乎。○一俗說產後服不得人參。此極不通之論。不知出自何書。有何引據而爲此語。以誤人命。遂令家喻户晓。見有用參以救產婦者。必羣力阻。

之坐視其死而後已。彼謂產後服不得人參者。恐其補住汚血。不得行耳。抑知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滯。然氣之所以滯者。氣虛故也。氣之所以行者。氣旺故也。故必用人參以補氣。氣旺則氣行。而汚血自行。必無補住不行之理。況產後虛證甚多。要緊處不專在行污。安可單爲汚血。而置性命於不問乎。丹溪云。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主。一切雜證。皆從末治之。彼有雜證者。尚以補氣血爲主。若無雜證。而一味是虛。豈反不當用補乎。又證治準繩。產後門中。開首一方。是獨參湯。產後眩暉者主之。奈何今人惡生好死。一任產婦發寒發熱。出汗作瀉。神昏氣亂。虛證百出。一息奄奄。猶必不肯用人參拯救。

最喜專門女科。動加以產後驚風之名。於益母澤蘭通
套藥中。加以鈎藤殭蠶秦艽天麻之類。使產婦虛而益
虛。雖欲不死。不可得也。○一俗說吐血服不得人參。一
見血證。便云是火。固不可謂此證必無火。然不可謂此
證必皆是火。如擔夫出力之人。縱酒受熱之輩。初起自
當清之。稍久其血去多。便已成虛。亦不得復謂之火矣。
若富室嬌兒。深閨弱質。不待吐血後。血枯氣竭。然後成
虛。卽吐血之先。原因虛而後吐。蓋氣耗則血出。氣固則
血止。氣虛不能攝血。血乃走漏。衝口而出。氣虛不能噓
入經絡。血亦滲洩咳咯而出。故不獨失血之後。當補氣
生血。以復其固有。卽血未止之時。急當重固其氣。所謂

血脫者必先益氣。又謂有形之血不能驟生。無形之氣所宜急固也。今人治此證必曰有火涼之而血不止也。又曰是肺火潤之而血不止也。又曰是陰火滋之而血不止也。又曰氣逆上行降之而血不止也。又曰宜去汚生新蕩滌之而血不止也。又曰宜保肺清金保之清之而血不止也。更有謂宜急於止血者止之而血愈不止也。且有用大寒以冰伏之而元氣愈虧血愈不止也。何也總未得補氣固血之法也。故人謂吐血不可用參余謂吐血必須用參人謂要用參須待血止余謂不用參血必不止直待血吐盡而後議補用參晚矣血已竭而難生氣已空而難復損證成矣無可救矣○一俗說某

醫用藥穩妥。某病服藥相安。蓋用藥以中病爲貴。服藥以得效爲憑。若不必求其中病。而但曰穩妥。則不如飲湯之爲更穩妥也。不必求其得效。而但曰相安。則不如飲水之爲更相安也。其真穩妥者。在於輕重得宜。補瀉恰當。見之似可畏。服之必奏功。此則真穩妥也。若真相安者。重病服之頓減。輕病服之立除。安之云者。病卻而復於安康無事之謂也。此則真相安也。今則不然。但見藥味則至浮至淡。數則至少至微。舉方不令人驚。誤服亦無大害。此今之所謂穩妥也。吾恐不癢不疼。養癰爲患。雖不傷人於目前。必貽禍患於異日。人方喜其穩妥。孰知其大不穩妥者。卽由之而伏也。又若病人服藥。不

增不減。無是無非。到口無臭味之可憎。入腹無功過之可指。此今之所謂相安也。吾恐因循日久。邪氣不退。則日進。正氣不長。則日消。人方幸其相安。孰知其大不相安者。卽隨之而至也。○一俗說用補藥要關住賊邪在內。此一語最易動人。最易害人。如新傷食滯。傷寒陽證。傳經熱邪。時令邪瘡。結熱下痢。如此等證。自無用補之理。亦必無妄補之人。彼所議者。不在此種實邪之證。而在陰盛陽衰。正虛邪湊。斷當用補。斷當急補。而不可游移延緩者。如傷寒陰證。陰寒下利。及寒瘡三陰瘡。夾陰痢疾。脾虛成鼓。臟寒脹滿。吐瀉欲脫等證。俱宜以溫補爲主。正氣旺。則邪氣自除。陽氣回。則陰邪自退。皆當急

補。惟恐補之不早。稍一遲延。邪熾正衰。陰凝陽滅。命卽危殆。乃亦以關住賊邪爲詞。眩惑病人。以致傾命。如此俗說。真是賊邪。願醫家同以慧劍斬之。醫驗錄

病家誤。早失計。初時抱恙不介意。人日虛兮。病日增。縱有良工也。費氣。病家誤。不直說。諱病試醫。工與拙。所傷所作。只君知。縱有名家。猜不出。病家誤。性躁急。病有回機。藥須吃。藥既相宜。病自除。朝夕更醫。也不必。病家誤。在服藥。服藥之中。有竅妙。或冷或熱。要分明。食前食後。皆有道。病家誤。最善怒。氣逆衝胸。仍不悟。豈知肝木剋脾元。願君養性。須回護。病家誤。苦憂思。憂思抑鬱。欲何之。常將不如己者比。知得雄來且守雌。病家誤。好多言。

多言傷氣最難痊。勸君默口凝神坐。好將真氣養真元。
病家誤染風寒。風寒散去又復還。譬如城郭未完固。那
堪盜賊更摧殘。病家誤不戒口。口腹傷人處處有。食飲
相宜中氣和。鼓腹含哺天地久。病家誤不戒慎。閨房衽
席不知命。命至顛危可若何。願將好色人爲鏡。程鍾齡

醫述卷二終